

黃埔叢書

25

民

族

文

選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印



聖朝國號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一一一〇〇〇册）

黃埔叢書
之廿五

民族文選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五角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邵元冲

編輯者 黃埔出版社

印行者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重慶支店：臨江門大井巷九號

總代售處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重慶東水門石門坎十八號

民族文選序

昔文山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嗚呼！民族之能卓立於大地，而不爲強敵外患所凌侮宰割者，豈不恃乎民族之正氣，爲之撐持斡旋以扶顛定傾哉！國無民氣，猶人無精氣知覺，塊然一血肉形骸，所謂行屍走肉者，安得不爲人之所凌踐？故民族正氣者，至中至正，至剛至大，至強至雄，民族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充之則強，抑之則弱。所謂政治，在充實民族正氣而已。所謂教育，在培養民族正氣而已。自有人類社會以來，興廢之數，難縷計矣。然國無恆存，有民族之正氣則存。無恆亡，無民族之正氣則亡。此中國數千年有史以來之仁人烈士，於民族存亡危迫之俄頃，或殺身以成仁，或舍生以取義，或以孤軍苦鬥，或以大義警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碧血千秋，精誠耿耿，此豈一時血氣之所激哉？凜於危亡之運，而以身爲教，使後死者知生死之事小，而名節人格之事大，知一身生死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事大，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於可死當死之際，決然舍生而不辭。以保一己及民族之人格，以爲後來觀感奮發之資。民族正氣之所關，豈不大哉！

民族正氣之培養在於教，而民族正氣之發揮存於文，凡史傳文辭之所敘述，詩歌之所吟歎，抑揚反覆，慷慨激昂，使讀者奮發而不能自己，則文辭之感人深矣。洪士升曰：「國家之所以藩固者人心，倡人心以忠孝。宇宙之所以撐持者士氣，鼓士氣以文章」。故昔人謂讀諸葛公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吳赤溟亦曰：「夫墨胎採薇之歌，王蠋伏劍之詞，魯連蹈海之對，陳咸舊牘之言，張巡聞笛之作，子美入蜀之章，文山拘幽之什，是數公者，骨已朽矣，而後人得其片言，歛歛泣

下，披劍相斫，則雖謂數公不死可也。」故不能使天下之氣皆正也，代有數人，人有數言，則正者常存而氣終不息。故國可亡也，家可破也，身可殺也，天下之人，可使糜爛也，而是氣浩然獨存。則舉夫亡之破之殺之糜爛之力，均不足以敵是氣，而天下之氣乃生」。故民族之精神，必以民族之文學表顯之，民族文學之中心，必存於古今來忠烈志士之文字；其辭則至壯，其意則至誠，其志則至哀，其生氣凜凜，使讀者如受耳提面命，奮發而不能自己。白刃可踏，威武不屈，雖有雷霆萬鈞之力，刀鋸斧鉞之威，孰能動我方寸之毫末！則人孰得而侮之，則人孰得而亡之！

以近數十年教育之無精神無中心之故，而造成今日萎靡徃弱之民族性，以近數十年缺乏民族精神之教育之故，而養成今日失自信力失抵抗力不知愧恥奮發之民族性，則強敵外患安得不奴虜我鞭笞我戮辱滅亡我也？夫民族存亡，視乎人事，人事成敗，視乎志氣。我不欲自亡，人孰得而亡我？振奮之道，在於立志，在於明恥。明恥之道，莫若矜式古人之精忠大節及其壯烈之文字，以扶植發揚民族之正氣，以自立立人，自勵勵人，以此衛國，以此禦侮，則民族生機有不勃然奮發者哉！晚近學絕道喪，坊肆刊行，多卑靡佻巧之文字，以腐蝕國人之志氣。是猶元氣已衰者，更進之以砒鴆，則安得不穿腸潰腹以促其死？端居深念，大憂莫釋，故輯為此編，以餉國人。上自李忠定岳忠武經國禦敵之嘉謨，下逮民國先烈殺身成仁之遺著，開卷展對，正氣凜然，以興頑立懦，樹明恥激戰之風，以藥我國人委靡靡痺之習，以發揚我先人果毅剛勁之德，朝薰夕染，行健自強。平時則一德一心以謀國，有事則發揚踔厲以禦侮，一念之轉移，而人事國運有不勃然丕變者耶？嗚呼！此寥寥數十篇之文字，乃數百年來愛國志士精誠赤血之所鎔鑄凝結而成，明以之覆元，民國以之覆清，建國衛族，莫大於是。吾國人其熟讀深念，身體力行，以無負先人之諄諄誥勉，則民族生機實植於此，而我始祖黃帝軒轅氏之靈實式憑之矣。

民族文選目錄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論使事劄子

五嶽祠銘

促北伐書

論斬秦檜等疏

李忠定集序

賜男陞子批

指南錄後序

生祭文丞相文

望祭文丞相文

前臣子盟檄

後臣子盟檄

辛稼軒先生墓記

賜藍玉勅書

復兵部吳侍郎

與曾龜山書

宋李綱

李綱

岳飛

岳飛

胡銓

朱熹

文天祥

文天祥

王炎午

王炎午

鄭思肖

鄭思肖

謝枋得

明太祖

譚綸

俞大猷

與金存庵省庵書

與蘇松同事諸君書

與蔡水南書

祭松海陣亡義兵

歎血告文

祭龍山所陣亡兵

孤臣泣血錄序

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

請出師討賊疏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請進取疏

請勵戰守疏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

上延平王書

貽趙廷臣書

心史序

與楊司農書

兵家言序

與孫職方碩膚書

二

俞大猷

俞大猷

俞大猷

戚繼光

戚繼光

戚繼光

王在公

袁崇煥

史可法

史可法

史可法

史可法

張煌言

張煌言

張煌言

張國維

張家玉

陳子龍

陳子龍

十室餘論

獄中上母書

清屯疏跋

行朝錄自序

保定張氏殉難錄序

俟齊文集自序

乾坤大略總序

致虜之由

書陶將軍傳

與孫豹人書

與陳道掌書

陸驥武嶺南詩序

張蒼水集序

孫大司馬闔門靖節斷

南疆逸史序

就義供詞

革命軍自序

致某君書

夏完淳

夏完淳

顧炎武

黃宗義

歸莊

徐枋

王餘祐

朱之瑜

杜濬

杜濬

曹應昌

曹應昌

清沈光宇

徐鳳來

溫睿臨

民國先烈

陸皓東

鄒容

秋瑾

安慶起義布告

與妻訣別書

暗殺時代自序

赴義前別妻書

赴義前別父書

辛亥廣州赴義前別兄書

江左用兵記自序

別鄧澤如書

絕命書

致四弟秩如書

四

徐錫麟
吳樾
吳樾
林覺民
方聲洞
李晚
林述慶
黃興
鍾明光
朱大符

民族文選

邵元冲選輯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於宋徽宗欽宗及高宗之時，歷任知樞密院尚書右僕射湖廣宣撫使等，於國事多所獻替。當金人入犯之際，嘗請徽欽二帝力守宗社，以死捍敵，並整頓軍馬，力戒退避。又力薦宗澤、張所、岳飛，以爲可當恢復之任，而請誅張邦昌等以正紀綱。乃以厄於權倖，任職不久輒罷斥，或自請辭，不得竟用其策，宋遂終於偏安，不能成恢復之功云，所著有梁谿集。

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蒸黎，戡定禍亂，克剪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舞，忭蹈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夫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統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模規，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

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所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豈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不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難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輿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矜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爲，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願雖衰病，尙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懣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干冒天威。

論使事劄子

李綱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至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帥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於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凌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

請試爲陛下詳言之。

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變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吾，則腹心之疾也，豈復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不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叩慚，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仇；猶當寔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覺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過返，帑藏爲虛，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薦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凌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也。

臣聞忠信爲國，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諷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鮮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鼠儉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同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論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爲此名以遣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敵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

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鎮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命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謁，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日暮之命哉！

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身衣疎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勢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舳舻相啣，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爲？而欲北面以事仇讎，甘受此屈辱也？

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貽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

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尙爲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己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

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爲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禍患之在後，臣愚竊以爲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爲帝秦則諸侯爲所制，不聽命則謀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躡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新垣衍勸不果帝秦，而秦師爲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爲孫權畫策，以爲如臣者，尙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禍爲福，轉敗而爲功，胸中昭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脅制之術，願朝廷所以措置者何如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略，則無貴於智者。方今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適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爲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爲念。以致今日之凌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願豈一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之事，必有所補。

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以爲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爲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它，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爲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或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越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嘗願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于義有不得不言者，唯陛下留神幸察。

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爲所制，身危國蹇，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幡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喪國之罪，而雖語帝朝。虜使未入境，則却而勿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復，其言切至，激勸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則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戰，以守邊疆，其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旨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同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爲固，進賢俊，退佞諛，

修改事，明賞罰，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

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況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略者慮而圖之。勿爲單見之所惑，勿爲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時乎時乎，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如以爲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唯陛下裁察。

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鄦瓊之變，以己見利害具奏以聞，謨蒙聖恩，降詔褒諭。以疏中論及待從臺諫，以爲侍從者，論恩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倖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爲有，羣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疴藏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蜀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聽。罪當萬死，俯伏候命。

五嶽祠銘

岳飛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宋宣和時從軍，高宗時，先後隸留守宗澤及河北招討使張所部，皆以國士待之。與金軍戰。所至有功。並平江西湖湘諸路之寇，累遷太尉

宣撫使少保諸職。金虜震動，廓清可期。以隴於秦檜，未竟恢復之業。卒爲檜所誣陷，死於獄中，年三十九。飛忠義性成，文武兼資，死之日，賢良短氣，天下莫不痛之，而宋遂不可爲矣。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發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剋期再戰，北臨朔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歸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

促北伐書

岳飛

軍務倥傯，未遑修候。恭維古履康吉，伏冀爲國自珍。近得謀報，知逆豫既廢，虜倉卒未能鎮備。河洛之民，紛紛擾攘。若乘此輿弋伐之師，則克復中原，指日可期，真千載之機也。乃廟議迄無定算，偷遲數月，事勢將不可知矣。竊維閣下素切不共之憤，熱籌恢復之才。乞於上前，力贊俞旨。則他日廓清華夏，當推首庸矣。輕瀆清嚴，不勝惶汗。

請斬秦檜等疏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宋高宗時，任樞密院編修官。憤秦檜媚金主和，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之頭。疏奏，秦檜大憤，削其職，編管新州，其疏傳誦一時，金人至以千金購之。所著有澹庵集。

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捧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

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吳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語囑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聞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祇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廡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乃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奏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

，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誓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薰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李忠定集序

朱熹

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爲學以正心誠意博覽躬行爲主。著作極富，後人輯爲朱子全書。平生以講學爲主，故門弟子甚多，在宋儒學術上影響甚大。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免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子遺。而爲之君者，猶其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卒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問十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決徽宗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堅欽廟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強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深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志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蓋起，遠謫遑荒。而不數月間，堂都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

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做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冀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切反覆，以終其身。蓋既竟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凡若干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雕飾，而變化開闊，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不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漭，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與。嗚呼！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嘆，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富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卷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

賜男陞子批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吉水人。宋咸淳末，元軍渡江，率師起義。尋奉命使元軍，被執。遁還眞州，募兵轉戰，力圖恢復。兵敗又被執，拘囚燕京三載。元人百計勸降，不屈，卒就義於燕京。

父少保樞密使都督信國公批付男陞子。汝祖革齋先生，以詩禮起門戶，吾與汝生父及汝叔，同產三人。前輩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吾與汝生父，俱以科第通顯，汝叔亦致贊纓。使家門無虞，骨肉相保，皆奉

先人遺體，以終於牖下，人生之常道也。不幸宋遭陽九，廟社淪亡。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吾二子，長過生，次佛生，佛生失之於亂離，尋聞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歿於惠之郡治，汝所見也。嗚呼痛哉！吾在潮陽，聞道生之禍，哭於庭，復哭於廟，即作家書報汝生父，以汝爲吾嗣。兄弟之子曰猶子，吾子必汝，義之所出，心之所安，祖宗之所享，鬼神之所依也。及吾陷敗，去北營中，汝生父書自惠陽來，曰：陛下宜爲嗣，僅奉潮陽之命，及來廣州爲死別，復申斯言。傳云，不孝無後爲大，吾雖孤子於世，然吾革齋之子，汝革齋之孫，吾得汝爲嗣，不爲無後矣。吾委身社稷，而復道不孝之責，賴有此耳。汝性質闊爽，志氣不暴，必能以學問世吾家。吾爲汝父，不得面自訓汝誨汝。汝於六經，其專治春秋，觀聖人筆削褒貶輕重內外而得其說，以爲立身行己之本，識聖人之志，則能繼吾志矣。吾網中之人，引決無路，今不知死何日耳。禮，狐死正首丘，吾雖死萬里之外，豈頃刻而忘南嚮哉，吾一念已注于汝，死有神明，厥惟之歆，仁人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北意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詔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訴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

以有爲也。至京口，得聞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迴，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十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上幾爲巡徼所凌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生死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此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爲？所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首丘，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月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王炎午，字鼎翁，廬陵人。宋咸淳間太學生。聞文天祥舉義兵，杖策謁見，天祥留置幕府。尋以母憂歸。未幾，天祥爲元軍所執，炎午作生祭文以勵其死節。天祥旣就義，又作望祭文以哀之，所著有吾汶稿。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鄒躒，子胥脫走，丞相自斂，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闔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耶？尙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尙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廁舍之後，投筑於日曠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尙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顏杲卿張巡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氣消緩，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

非有與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讎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口，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纂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鶩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而返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偃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難，羈臣尤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景之謀，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麥牘，誦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獻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鄉故，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已出，縱不得留漢廡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

鼻而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弒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輕命，壯士其惑。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待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前臣子盟檄

鄭思肖

鄭思肖，號所南，連江人。宋亡，隱居終身。立志恢復，常於詩文以寄其意。如詠菊曰，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善畫蘭，而不畫土根。或問其故，則答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所著有心史及所南文集等，激昂慷慨，讀之令人奮發不能自已云。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爲正統，爲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曾謂長江天險，莫掩陽九之厄。元凶忤天

篡中國正統，欲以夷一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閔國脈，貪官虐吏，剝削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橫逆，畢力南人，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乎。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奚敢化爲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足爲孝，舍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爲尙未旋？早夜以思，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心赤凝血，挺然語孤忠，子然大義。與世相背，獨者無涯。我母龍鐘，憂憤成疾，且莫無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未出，泣夜而夜何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譬賤隸婦，富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爲烈婦。譬貧儒子，貴公卿謀，遷爲後，彼不忍舍乃父，爲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萬潔一污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宋已不可爲，且且惟真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姬發或興，亦不陳洪範書。吾爲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紂，彼非發而夷狄，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姬發之聖。汝輩獨不思大宋忠厚，不怒逢賊慘毒，皆樂然媚鬼求長生術，囁語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喃謬語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於數，僞夷狄以王，背而爲賊，反叱吾愚，執方癡縉，不與時遷，譽其爲聖，求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難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爲之道。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爲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其道，死則爲榮。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舉而殲賊，即舊邦新之。於以正天地大位，於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興火德，復炎炎中天乎！實父之願，實母之願。表忠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蒙其無斁。

後臣子盟檄

鄭思肖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我被國家仁最深，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汪洋之中，飛躍道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華於躬。爲三朝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大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忘違變毛角。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爲也，理無不亡國也。然昔之國亡，必有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僖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不怨慙，奚而不喪；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思宋者衆。竊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然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深，故有李公芾李公庭芝姜公才趙公與擇趙公准陳公文龍趙公卯發王公安節阮公正己輩，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燁燁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遁身南歸，武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傅陳公宜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未有還期。二王奔南，未奏膚功，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忠義行見之日，虎兕區人域，吾與汝皆腥涎中食，盍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獨不能爲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作犬羊類。生不爲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啣冤，痛於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爲君子！終身忠孝，乃本分事，一毫悖謬，爲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剛潔，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死於此賊。又母氏教以唯學父爲法，極拳拳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爲當世。若不殄逆類，炳炎圖，是違父母遺訓，爲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爲吾大宋之民，生爲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良遇也。倏遭頹洞，腥汗社稷，淚盡心破，安敢而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爲人臣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弓莫按三斗強，西空無實，力孤不支，宜箝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血醃矣。嗟夫！身可殺，心不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箕而不弓，裘而不治。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縮，果其往，

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兩中興之運，緝先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下，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木淒苦，四顧空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所以作。曰：君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檄。作於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含垢險忍，閱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懼久而或弛，復喜勇於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子之事。吾違茲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茲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已則明。敢請爾曹與羣與萬動，協心丕作，恭聽號令，剿茲強醜，聿新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克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是年九月復跋之曰：我幼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父懇切懇求，合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家庭之訓，歷歷胸中。天可窮，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恩大，不可而思也。二十二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爲無君無父無母無子之人，傷哉！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於君，存死無二。且諱我祖我父，傳家惟忠孝而已，庸授於汝，毋忘父言。我屢竟夜螺螺，悲泣哽咽，以國以家，反覆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爲乃若彼，安乎忍乎，此臣子盟檄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夫螯龍一出，頃刻霪雨，壯士長嘯，割爾生風，前後二檄，奚爲空言。時一誦之，心勇氣動，天日愁變，儼若坐雲叱空，手舉滄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申之以跋，泮礪乃志，決其必爲。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誓于心，終施於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爲大宋民，期不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爲之一下淚也。九月望後，復詩以盟之曰：『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翊國家讎。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時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大宋孤臣鄭思肖泣血誓心而書。

辛稼軒先生墓記

謝枋得

謝枋得，號壘山，信州弋陽人。宋末任江東制置使。元軍南下，拒戰而敗。嗣任江西招諭使。又敗。宋亡，誓不臣元，轉徙山谷間，以賣卜自給。嗣元臣魏天祐蹤跡得之，強使北行，至燕京，卒絕食而死。所著有壘山集及選本文章軌範等行於世。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沒，乃謂樞府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爲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隻字，而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之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之心無所寄，世道賴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之遺風盛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物人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材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爲信陵置守塚者，慕其能共人也。祭田橫墓而歎者，感其高義能得士也。謁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眞祠乃青兕也。公以祠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太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來，世無特立異行之士，爲天下明公論，公之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於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

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爲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雞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爲國，以義待士夫。南渡後，宰相無奇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所恃，所恃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牾之輩，乃苟富貴者，資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豪傑志，斬虜賊，掣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家比者無位，尤能擒張安國，歸之京師。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草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大讎必不復，大恥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爲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無責焉耳。

賜藍玉勅書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元末起兵，十五年統一全國，攘夷之功，邁於往古。洪武二十一年，命大將軍藍玉率十五萬人北征，大破元兵，獲親王以下官屬男女八萬餘人，太祖大喜，故以勅書褒勞之。

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遭遼金之窘，將士疲於鋒鏑，黎庶困於漕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弄於夷狄之手，腥羶之風，汗濁九州。遂使彝倫攸斁，衣冠禮樂，日就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拯生民於水火，驅胡虜於沙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當耆年，及今勿翦，恐爲後患。於是命爾等率十餘萬北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之左，爾玉親拘納哈出來降。今茲復能躬擐甲冑，馳騁漠朔，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往趨，追蹄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

聖遠遁，諸王駙馬六官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李靖，何以過之。今遣通政使茹璘，前望江縣主簿宋麟，賫勅往勞，悉朕至懷。

復兵部吳侍郎

譚 綸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明嘉靖時，以兵備副使剿倭於福建沿海，皆殲之，遂無倭患。後以兵部侍郎撫兩廣，尋總督劄遼，陞兵部尚書，卒諡襄敏。綸始終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齊名。所著有遺集奏議各若干卷。

李真張鸞回與差官至，連奉手教，知此方事體之詳，與垂念之切，恨未能奮飛以至左右，共濟時艱。顧元洲公尙未有來期，弟初次往逆者，此時亦尙未反，蓋弟既得報之遲，而元洲代報又遲。自梧鎮至浙省，亦須一月，宜初差之未反命也；弟已於仲冬廿六日梧鎮啓行，徑往南郡候之，但不敢輒出境耳。得代後，即兼程前進，弟須取浙江至揚州起陸，蓋舊部士在浙者，亦須收拾二三十人從行也。計與戚總戎當先後至京。但此舉關係甚大，必欲破百五十六年舊套，與虜開陳一戰。非計出萬全，非得一極有擔當大將，身任其事不可。而今日極有擔當，極知軍戰之妙，可勝大將之任，無踰於俞總兵。不知當時部議，何故遺之。俞戚與前事最久，弟知之極真。一譬之李，一譬之郭，此直世俗之論。若弟之於俞，則嘗以社稷之臣許之。此語向在閩中，如汪南明戚南塘周洞巖，皆稔聞之，顧時人未之計耳。後此者，非在粵中得遇翁明眼，幾埋沒一世豪傑。幸今翁在本兵，而弟復肩此重負。若不使此老得揚眉吐氣，掀天揭地做作一番。則妨賢病國之罪，不在時人肉眼，而在知俞之深，如翁與不肖，奚可哉？今戚既已行取，弟尋當特疏薦俞。弟疏中之語，不免駭人聽聞，而弟則皆過其實事。疏上時，幸翁一力主之，無爲不知者所沮。至望至望，預懇預懇！向第一得報，即取命至梧造戰車試之，破虜着數，已十得六七。所患者。戶里錢糧，與燕趙之兵不易募耳。若弟意必得吳越

之士。以爲北士之倡，乃克有濟。蓋北方之士，雖勇悍慷慨，然頗爲虜威所劫，且其性又不耐久。南方之兵，强悍剛勁，遠不及北，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故能成節制之師，以收堂堂正正之效。使北人一目擊之因而感發興起，則其果敢之氣，誠有南人萬萬不及者。故用南人者，所以作北人之勇，破北人之惑，非所謂燕趙之士，果不如吳越之衆，而故捨北而取之南也。以弟與俞計之，合南北兵須得三萬六千人，乃可濟事。歲費餉六十萬，尙恐計里難支。乃昨得戚君報揭，謂非數十萬不可。此則強人以必不能從之事，恐聞之者適爲之駭然耳，何如何如？弟至京計在明春之仲，是亦策程而往。至於事權，必須此身有所歸着。若悠悠無定，卽一步難行，恐非所以重國事責成功也。此意翁籌慮已審，然不敢不以共白。誠知所係之重，不得不諫始耳。舟次率爾具復，言不成章，伏惟台照幸甚。

與曾龍山書

俞大猷

俞大猷 號虛江，晉江人。好讀書，通兵法，恂恂有儒將之度。明嘉靖間，歷任廣東都司參將總兵官，福建總兵諸職。屢以舟師破倭寇，平兩廣羣盜，所向有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在軍中五十年，未嘗挫衄。萬歷初奪職，尋復起用，不久仍乞歸，卒謚武襄。所著有正氣？堂集。

猷受國恩日深，顧以菲才，不能掃蕩倭奴，以紓宵旰之慮，死罪死罪，復奚言哉。聖明不卽是以爲加罪，而仍賜恩寵，此猷日夜號天地，實神明，願齎粉以報也。所自信者，生平此心無多內愧，任理以爲，期以盡分。至於是非毀譽，死生禍福，則惟鞠躬以聽，如子之聽命於其父母，將安所逃哉，此非明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不敢露狂妄至此也。第思向在浙東時，領明公教誨，多得長益。茲在蘇松，惟在顯豪，每見格扞。乃知爲士者，不可一日無良友之助也。去歲有一故友千戶侯廷佐，爲事往京辯本，猷附書奉候，後竟相違，顧時事多真，正需明公正人君子以主國是，而明公毅然歸國，得無悵然乎？有識者觀此，又倍爲時事寒心

伏冀速起，以慰時望。草草懶衷，萬惟鑒存。

二四

與金存庵省庵書

俞大猷

猷聞徵之鄙夫也，無他才識。獨以生長海濱，頗知水道。出身武弁，宜事戎行。此猶奴之司耕，婢之司織，其本分固然也。蒙國深恩，超躡至此，非有遠猷長策，可以展布。非有寸功尺緒，可以報効。常恐福過災生，日夜屏息。而自入松以來，賊衆兵寡，智窮勇困，每見顛蹶。雖猷素甚相愛者，莫能爲猷解，雖猷亦不能自解也。以此服不職之罪而明爲將士懲戒，猷誠心當之無辭者。而廟堂過惜，尙探虛名，而冀後効。舊職雖礙，事權尙在。昔借之宜，視前獨加。自敵以下，受之感激，終身不敢忘。況政揆之地乎？況天恩乎？此宜何如而後可以圖報萬一也？漢將霍去病有言，匈奴未滅，無以家爲。猷誠怯懦，不能與此海之賊奴，日而共戴天。雖不能滅，庶幾願之俟之。且以聖明育才之久，天心厭亂之極，必有起而當其事，收其成，爲百姓請命者。猷此時得立旗鼓之下，先士卒効死，雖膏草野，入鼎鑄，萬無恨矣。日在會友薛南塘，垂示明公於猷，曲加憫恤，萬方開救，移書當路，拋磚引援，諸所稱述，古昔名將，猶或難之，劣劣如猷，又何以云？夫已麗於罪，重豪寬宥，恩已大矣，幸已甚矣。尙恐天下之公議難逃，而君子之見責無已。則文綱雖脫，衆心神終愧。視息無恙，生氣終微。一旦得此於明公雪瑕滌垢，令同完人。豫讓國士之分，管子知己之賜，衆而佩之。昔主父偃讀樂毅書而流涕，蓋傷相遇之難千載猶有餘情。猷非異人，能無感泣思奮者哉！今賊勢日加，而兵寡如故，縱有頗牧，宜難爲功。猷往年叨事兩廣，竊見彼中用兵，每遇蠻寇作梗，經年不息，必先發兵把截要路，然後議兵大征。或賊一萬，必用兵十萬，計定而後大舉，兵集而後齊發，此所以每收大捷之績也。今倭奴之狡猾兇健，十倍於蠻，方舟而濟者又十倍於蠻。而我兵船能與賊鬥，在吳淞江者福船七八隻，在劉家河者二十隻。自餘纔供守禦哨探，備取首級之用而已。是令束手待罪則已，尙論奏效乎？妄意得聞廣

大船數百艘，兵數萬。猷親率，不時巡哨大洋。以大船壓之，以火藥攻之。遇賊必戰，戰必有小獲。彼見敗，亦必有望風逃避者。或不相遇，潛至沿邊，亦有常戍之船，俟其復歸，大兵擊之如前，萬無不克。如此二三年，兵似可解也，若仍以暫費爲惜，以浪戰爲快。不求戡亂定禍之術，而出支東補西之策，則後人而悲前，殆甚今時矣。嘗以此指推言之，節于諸臺，未有力任。不得已，俟之臨山之日，專議上達，不識明公以爲何如？倘蒙賜教，指示所繇，勉強遵行，少冀有効，亦所以忠聖朝，而報明公之鄙私也。武夫不文，意真詞樸。伏惟亮之誨之，無任候教。

與蘇松同事諸君書

俞大猷

副總兵官俞大猷，書告同志諸君。生民塗炭，必須遍求海內豪傑，協力共濟。況大兵雖集，而統領之人，原少忠貞之氣，各未見有奮揚之才，心甚憂之。專令同志葉煥走告諸君，速至軍中。殺牛祭天，插血爲誓，共滅倭夷，以報明主之恩，以立振古之業，以垂萬世之名，不亦快哉！諸君亮之。

與蔡水南書

俞大猷

真丈夫處世，唯自信而已。又何窮通得失之足動於其心哉！僕之平生，若不洞透此義，此身陸沉久矣。觀公來教，氣亦浩然，真吾友也。燕雲之外，非公其誰與共事乎？受人爵祿者，皆懷全軀保妻子之念，社稷大事，將孰任之？旁觀今世，可大發一慨也。勉之圖之。不宜。

祭松海陣亡義兵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少備僮負奇氣，家貧，讀好書，通大義。明嘉靖中，歷任浙江參將，福

建總督，倭寇犯浙東江西福建，皆大破之。戰功特著，威振南方，號令嚴明，蔚成勁旅，人號戚家軍。嗣以北邊多故，以都督同知薊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邊備修飭，軍容爲諸鎮冠。萬歷間謝病歸，卒諡武毅。所著有止止堂集，及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與今日新兵法多相暗合，仍爲治兵者必讀之書云。

嘉靖辛酉月日具官某，告於陣亡義兵胡元倫等，曰：惟己未歲，倭犯松海，烽燹互數百里，余自越來援。時寇勢方張，隔江相應，徵兵列省，輻輳郡城，尙無敢發一矢當敵者，余以孤軍直逼寇營，犄角觀變。爾輩奉制府命，來屬余部，首戰此地，奮不顧身，進止闔關，惟金鼓是司，堂堂節制之兵，血刃成功，自吳越用武以來所未有之烈也。寇悉倒戈，跪而授首，再勝於桃渚、三勝於新河，今捷於南灣，開東南之雄風，罷徵戍之通役，茲其始也。而爾輩竟殞於鋒鏑，嗚呼傷哉！余雖分衣裹骸，以致餘勳，緣追發倉皇，未由一酌，回憶往事，適當其期。感景光之易邁，軫忠魂之無依，司命彌慚，疚心易喻。乃庸招爾於戰場之中，能亮余衷之不獲已耶？嗚呼傷哉。鏹幣既厚，恤爾胤，廟貌復崇，妥爾魂，以一獻畝之微，不崇朝而騰芬千禩，人孰無死，爾福耶禍耶？苟存厲氣，宜附旌旗，以戢寇氛，以植士志，毋作時昏，以爲吾黨羞。

歃血告文

戚繼光

隆慶己巳月日具官某，敬告於司慎司盟之神，曰。維茲秋仲，邊事方殷，若非萬衆一心，鮮克有濟。某等敬奉制府教，僭申詛誓之詞。凡爾將校，或荷國恩，或膺世祿，或隸尺籍，或屬檄徵，衣食有年，報效一旦，履斯戒嚴之頃，期協猷戮力，遠播天威。即瀕於霜露水火，必奮勵護持，其植尺寸，以上答朝廷，以不負此生，則國有崇褒，神且相之。如猶循故轍，憚守成規，人懷其私，心無敵愾，及傾類忌伐，騰謔起羞，國有常典，神且殛之。告虔於神，惟神是贊。

祭龍山所陣亡兵

戚繼光

嘉靖丁巳月日，具官某招奠於陣亡某等忠義之魂曰，嗚呼！客秋軍壁於此，與倭戰，爰致殊捷。爾輩奮勇而前，偶罹鋒刃，余哀悼靡及。乃以倉忙追賊，未能一酌而招之。族魂何依，日夜嬰念。載經茲地，涕淚莫禁，顧不能同義士而致身，言之重有餘愆焉。至若奉命不臧之輩，輒坐軍法，情亦可傷。所謂利於國家，何愛髮膚，予敢爾私哉！然使三軍振勵，以弭大慙，均有裨王事者。遣官致奠，薄寓余勤。儻冥冥有知，宜附歸旌，各還故隴，以享爾宗祀。勿徘徊中野，作厲於時，以負爾初志。嗚呼！慘慘風雲，過客下羣猿之淚。悠悠氣烈，汗青揚萬古之芬。朝開道焉，夕死可矣，爾亦奚愧哉。

孤臣泣血錄序

王在公

自古譚應敵者、不越戰與相。要必能戰者始能和；能和者必能戰。姑舉宋事，若瀆淵之役是也。逮其積衰之後，至金人猖獗，始破河東，繼陷滑州等縣，朝廷之上，相顧倉皇，議戰議和，紛紜而莫決，迺議割三鎮地，范宗尹爲倡首，而和之者甚衆，言不可者，僅三十人而已。然卒無有奇謀秘計，佐國家之急者。雖一時人才之乏，亦國勢凌弱，權在彼而不在我也。及再犯宮闕，一帝出郊。百官終日迎請而不得，乃僞立張邦昌，竟擁駕以去。當斯時即有忠臣義士，惟有痛心扼腕，莫可誰何矣？雖然，已往弗論，即當虜挾二帝之日，苟大臣中有真心爲國，擔荷乾坤之人，如我朝于忠肅公者出，申明社稷爲重之義，大修戰具激發勇敢，期滅此而朝食，則虜甯不憚大宋之有備，而中原有主，空質何爲，其敢攔然數犯乎？且未必二帝之不還轅也。又何至搜括馬匹金帛，至畿甸若掃，萬戶興嗟耶？至考慷慨死難之臣，止李侍郎若水一人，尤爲短氣。太學生丁特起，數上書言戰和事，不報，目擊悲憤，輯爲孤臣泣血錄，語甚具，雖無救於一時，欲垂戒萬世，意深遠

矣。長洲張豫誠，出其先人藏本付梓。梓成，余撮其大旨云云。嗚呼！康王既踐位，無志復仇，秦檜自金還，力主和議，凡主用兵者輒致之死。蓋權尚可操，而明以授虜，三百年終以不還，國勢竟以不振，吾知特起之不瞑也。

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

袁崇煥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明萬歷進士。慷慨負膽略，好談兵，尤致意邊防。嘗單騎出山海關，察閩形勢，還朝具言之，一時稱爲邊才。累監關外軍，及任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整飭邊備，屢却清軍。崇禎時，以兵部尙書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邊陲屹然，倚爲長城。會清軍流言反間，事聞於朝，廷臣乃詆崇煥爲通敵，革職下獄，尋磔於市，天下冤之。崇煥既死，邊防遂益壞，清軍勢益張，屢駁進犯，明卒以亡。遺著有袁督師遺集。

慨自戰守乖方，屢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調南北水陸舟師，謂爾乘船如馬，遂調之來爲進取也。據爾等間關遠至，豈不欲滅此朝食，一航而金復歸，再航而黃龍掃哉。奈未盡其用，而敵卽來，沍寒之月，冰結舟膠，窳爾之所長，烏得不及於難。說者謂謀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勢，以十八萬而臨數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爾等計無復之，憤然以死，略無芥蒂，視當年之棄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將略爾罪，而嘉乃忠，請命於天子，諒爲之恤。所以不沒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靈之所棲蕩也，望故鄉以何日，卽轉劫而無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結爲厲。殲讎洩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爾其勉之。

請出師討賊疏

史可法

史可法，字道鄰，大興人，明崇禎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甲申聞國破，泣涕三日夜，決滅賊報仇。

。尋擁立福王于南京，拜內閣大學士以在朝阨於馬士英等，自請督師揚州，任江防之重。清軍南下攻揚州，可法竭力禦守，城破，不屈死。遺著有史忠正公集。

奏爲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着，密請恢復遠略，激勵同讎，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以來，陵寢荒蕪，山河鼎沸，大讎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南圖，水則廣調麗師，陸則分佈精銳，盡河以北，悉爲敵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燕齊，一似君父之讎，置諸膜外。近見北示和議，固斷難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尙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宋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卽卑宮菲食，營膽以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沉舟，尙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舉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蕪蕪蕪薪之時。臣願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輕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憶北變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皇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御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漢置。以臣仰觀聖德，俯察人心，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收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也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用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

錢，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泣。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見。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爲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敵人錄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將勁卒，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衍，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定概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敵一日不退，卽有深宮曲室，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所關，敵人窺伺所在也。必吾皇念念不忘在二帝列祖之鴻業；先帝之深讎。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滅寇禦敵之一事。庶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間，不宜復預聞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史可法

先帝本堯舜之資，遭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今憂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愛錢，二語真切中膏肓，令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當茲聖政方新，卽臥薪嘗膽，猶恐締造維艱。不意二十三日早朝，有文武忿爭一事。聞之主辱則死臣，今主死而臣生，凡屬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纍纍降賊者，寧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書永錮。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阻。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舊撫吳甦因奉命討賊遲延，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戍金齒，家臣愼言，復行舉用，諸臣既謂不可，公麻言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

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臣辨寇不遑，分不應談內事。但朝端之水火不化，則封疆之功罪不明。乞嚴飭諸臣，悉捐成見，一秉虛公，過則懲其過，才則用其才，王道蕩平，不容偏欹，主權尊而國威始振矣。

請進取疏

史可法

奏爲恢復固非浪試，偏安實難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莫不拓基於自強，而畫境於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囑，故取于天下足者也。若宋高之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己之僅有爲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故足耳。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維爲豐沛，則恭皇帝宅之舊封也，爲恭皇之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爲高皇帝之所全有而不有，則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緩？然而事難浪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揣勾踐也，曰：「爲人能辛苦。則無荒於禽，無荒於觴，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臺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膽薪，臣搆柔土，斯謂辛苦耳。而況今何時也？宮闕已燬，陵園漸蕪，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興思至此，恨不能疾趨陝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拜九廟，對御寢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自矢初志也。無奈天心不順，人事未周，甲兵日頓，蓄積日乏，將士日懦，且驕。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土難圖，將見故趨日失。掩耳之譏，其何免之？所可冀者，國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力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啓運之時，亟圖報讎雪恥之舉。獎率臥薪嘗膽，藉甲枕戈。務求縛奇兇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祖宗。則中興之業，斯偉然照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昔吳夫差之卽位也，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迨後志倦垂成，以荒蕪自娛，而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既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麴蘖沉酒，事業或墮於夢醉，美

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綠竹日闌，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上馬，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讎何日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者制外。而今則獻貉交熾，兩川危如累卵，且汀漳南贛間，又以警聞矣。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從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據安？尤大言之也。興言及此，可爲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鬥，南牧未遑，綢繆未雨，惟此間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鵠蚌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枕，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惟陛下加意！振勵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涕泣待命之至。

請勵戰守疏

史可法

奏爲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屬者天方降割，遵此閔凶，真主挺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艸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歡，想觀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殷憂，未有恢復勝着。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用皆賢，已廢却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讎，恩怨一生，釀成殺運。近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意尋讎之計。即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讎，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沉於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

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闕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鎮，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尚以被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貴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罹賊難，何等慘苦？諸鎮之不能救先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仇，尋鄉鄰之鬥。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於言戰。戰非諸鎮之事而誰事也？必皆以皇上復仇雪恥爲心，簡乃車徒，穀乃甲冑，朝營夕算，惟敵是圖。其未至也何以防？其既來也何以禦？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頸而定交，子儀釋憾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闕外之同心者也。然闕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煥絲綸，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在內宜實籌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間耳。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

張煌言

張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鄞縣人。崇禎時舉於鄉。明末屢起義兵與清軍抗。永歷立於滇，任之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嘗與鄭成功聯軍攻長江，連下鎮江蕪湖諸要隘。已大捷。以鄭成功攻江甯軍敗而撤兵。嗣後屢起屢蹶，勢已不可爲，乃遣散其軍，潛居南田之懸巖。爲清吏偵知捕獲，勸降不屈，就義于杭州。遺著有張蒼水集。此檄乃代鄭成功作。

昔五胡亂華，僅一再傳而滅。今東虜應識，適二八秋之期。誠哉天道好還，況也人心思漢。慨自李賊猖獗，神京陸沉。建酋本我屬夷。屢生反側，爲乘多難，竊踞中原。衣冠變爲犬羊，江山淪於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切齒於奴酋也。本藩奉天倡義，伐罪弔民，臥薪嘗膽，法古用兵。生聚教訓，已踰十年，正朔難偏，僅存一線。茲者親統大師，首取金陵。出生民於水火，復漢官之威儀。爾僞署文武將吏，皆係大明赤子，誰非中國紳衿？時窮勢屈，委質虜廷，察其本懷，寧無隱忍？天經地義，華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至如遼人，受我明三百年以豢養，遭逆虜三十載之摧殘。祖父既受其駢戮，母妻盡被其宣淫。爾二三呱呱兒，尙爲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婦。報仇雪恥，豈待異時？歸正反邪，端在今日！則張良報韓，先揮博浪之椎。朱序歸晉，遂成淮淝之捷。或先機革面，或臨敵改圖。以全省全部來歸者，不吝分茅列土。以一邑一鎮來歸者，定與度地紀勛。或率兵而至，則論其衆寡而照數授職。或潔身而來，則就其職掌而量才超擢。若蒙古女真人等，世受國家撫賞之恩，原非一類。共在天地覆載之內，亦有同仇。無懷二心，視之一體。不但休屠歸漢，名高日磬。且如回紇扶唐，烈光葉護矣。本藩仁義素著，賞罰久明。先機者有不次之賞，後至者有不測之誅。一身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勛名，爭之頃刻。師不再舉，時不再來。布告遐邇，咸使聞知，敬哉特諭。

上延平王書

張煌言

竊謂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武以獨斷而平吳。苻堅又以獨斷而敗於晉。尉佗以僻處而據粵，劉禪又以僻處而亡於魏。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卽如殿下東甯之役，豈誠謂外島可以創舉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使無內顧憂，庶得專意征勦。但自古未聞以輜重谷屬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或者謂女真亦起於沙漠，我何不可起於島嶼？不知女真原生長窮荒，入我中國，

如進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國師徒，委之波濤浩渺之中，拘之風土猴榛之地，真乃入於幽谷。其間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皆足以墮士氣而頓軍威。況欲其用命於矢石，改業於耨耨，胡可得也？故當用師之始，兵情將意，先多疑畏。茲歷暑徂寒，彈丸之地，攻圍未下。是無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語云，與衆同欲者罔不興，與衆異欲者罔不敗，誠哉是言也。福臨短折，玄燁繼立，所云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滿黨分權，離叛疊見，所云將驕兵懦者，又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繁急，所云人怨天怒者，又其時矣。兼之虜勢已居強弩之末。畏海如虎，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爲堅壁清野之計。致萬室棄田園，焚廬舍，膏肓露處，蠢蠢思動，望我師何異飢渴？我若稍爲激發，此並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東征，各汛守兵，力綿難恃。然且東避西移，不從僞令，則民情亦大可見矣。殿下誠能因將士之思歸，乘士民之思亂，迴旗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名城可收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於海外哉。況大明之倚重於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台灣，何預於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破肢體於沙磧，生旣非智，死亦非忠，亦可惜矣。矧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四海所屬望，萬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故虜之虎視，匪朝伊夕。而今守禦單弱，兼聞紅夷構虜乞師，萬一乘虛窺伺，勝負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無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爲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昔年長江一役，雖取猶榮，已足流芳百世。若捲土重來，豈直汾陽臨淮，不足專美，卽錢鏐寶融，亦不足並駕矣。儻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跡，縱偷安一時，必貽譏千古。卽觀史載陳宣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爲明鑑。九例一贊，殿下寧不自愛乎？夫虬髯一劇，祇是傳奇濫說，豈真有扶餘足王乎？箕子之君朝鮮，又非可語於今日也。某倡義破家以來，恨才力瀟薄，不能滅虜恢明。所仗殿下發憤爲雄，俾日月幽而復明，山河毀而復完。某得全髮歸故里，於願足矣。乃殿下挾有爲之資，值可爲之勢，而所爲若此，則某將何依倚？故不敢誡口

結舌，坐觀勝敗。然多激切，冒觸威嚴，罔知忌諱，罪實難道，唯願殿下俯垂鑒納，有利於國，亦死無所恨。謹啓。

貽趙廷臣書

張煌言

此甲辰秋被繫杭州時書

大明遺臣某，謹拜書於清朝開府趙老先生台前。昔宋臣謝枋得有云。大元制世，民物維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竊以疊山業經市隱賣卜，宜可以遠害全身，而元參政魏天祐，必欲招致之。乃疊山有死無隕，招之不來，餽之不受，却聘書尚在，可考而知也。卒觸天祐之怒，執之北去，疊山遂不食而死。蓋嘗未不歎古人守義之堅，殉節之篤也。况某今日，南冠而繫，視疊山所處，已自不同，而台下尙欲貸其餘生，屢遣貴屬，存注有加，勸之以餐。嗟乎！此固台下褒忠錄節之盛心！較之天祐，真不啻霄壤。顧某自律，斷不可因此而苟延旦夕也，所以每思慷慨引決，而爲館伴者防閑嚴切，不克自裁。絕餐三日，迫於貴屬勸免，稍稍復食。他人聞之，寧不以某寡廉鮮恥，晚節可嗤哉？揣台下之意，不過欲生膏斧鑕，始足爲忠義者戒。然大丈夫冰觀鼎鑊，慷慨從容，原無二義，故鬱鬱居此耳。猶記去歲華函見及，某之報書，有寧爲文山之語，非但前識，蓋齋心居念時，已早辨此，至今日敢有食言！夫自古廢興亦屢矣，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士？何代無遺臣處士？義所當死，死實於生，義所當生，生實於死！蓋有舍生以取義者焉，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憂患，已過乎文山，隱遯殆幾於疊山矣。而被執以來，視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疊山，異代同游，於事畢矣。獨惜台下之經綸仁厚，可稱一代名賢，後世不察，猥云與張宏範魏天祐比倫，不重可歎息乎哉？謂某散兵在先，歸隱恐後，可以覬覦除死。不知散兵者，憫斯民之塗炭，歸隱者，念先世之暴荒，謬思黃冠故里，負土成墳，然後一死以明初志，原非隱忍偷生，自留餘死。何期擁兵則歲月猶存，解甲則旦夕莫保。

箕山不有安瓢，而潁水弗能高枕，身爲彙囚，貽笑天下，是某之忠孝兩虧，死難塞責者矣。臨難苟免，非我本懷，偷存視息，更何所待？今羈留旅邸，被累賓徒，並膺鑕鍊，以日爲年，生不如死。伏冀台下，立賜處決，俾某乘風馭氣，翱翔碧落，或爲明神，或爲厲鬼，是誠台下大有造於某也。不則某當追隨首陽之後塵，必不俟炎午之生祭，毋以館件者不善調制，而譴及之，幸甚。

心史序

張國維

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崇禎時，歷任僉都御史兵部尙書。弘光立，召理戎政，並起兵于東陽。魯王建國紹興、拜東閣大學士，尋進少傅。翌年六月，江上師潰，國維退守東陽。及義烏破，有勦之入山觀變者，國維曰，誤天下者，文山壘山也。賦詩三章，躍入池中死，年五十二。

史者文也。所以扶綱辨常統系佐征伐之窮者也。心者精也，所以植天經立人極代命討之大者也。春秋一書，爲史外傳心之要，而其義在尊王黜僭，誅亂賊而大復讎。故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萬世之防凜凜焉。五胡北魏，雲擾相仍，然中國正朔尙有屬。自蒙古篡統，乃胥左衽。每讀元史，恨未有秉春秋法黜之者，不謂宋鄭所南心史，先獲我心也。吳門張子邱子，持以相示，述其事甚奇。余受而讀之，見其正統一論，斤斤乎正名辨分，於夷夏之防，獨三致意。作而言曰，夫非先聖史法耶。序跋傳記，以及詩賦拳拳反正，戀戀故君，熱血時拋，忠肝欲碎，靡不足泣鬼神而動天地。所著終於至元二十年，每篇仍冠德祐之號。主無少康，而戴夏不改。支微昭烈，而思漢彌堅。草檄立盟，盡黜胡元之統。似符若讖，誓開大明之天。精誠大類愚公，銳志真能格帝。果詐我明啓運，直接宋之正統焉。綜而論之，春秋爲衰周之心史，故筆削定而萬年之倫紀不淆，心史爲故宋之春秋，故予奪嚴而九世之仇讎終復。洵足爲生民立心，寧第自完忠孝爾爾耶！居恆弔文信國精忠大烈，千古無兩，而前史所載，間有禪緩不脫弱宋氣，私殊訝之，今觀此書，始知忌之者之點染之

也，使當時執簡以往，事遂著明，九死無憾。然恐觸忌而此之與此身同盡，無益，徒絕傳信耳。故寧善藏其用，俟之後世三百五十餘年，不濡不滅，信國諸英魂，實呵護之。珥筆君子，宜急取以補前史。孤忠實錄，良在茲也。嘻！彼誤國事虜以取富貴者，豈消燼熄，遺穢莫湔。而董狐筆方出井底，燐炳人世。公之討賊，不伸一時伸千載矣。攬郡乘，公闕產，而披裘吳地，意此中必有忠義之侶，相與悲歌慷慨澤畔行吟者，而涇滅不載，惜矣。今海內文章節義，莫首吳門，此史一出，竟若歷斗挈星者之表章恐後。記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余獨奇九淵能藏，而嘉諸君子皆其人也，授梓而弁以序。

與楊司農書

張家玉

張家玉，字玄子，東莞人。崇禎時進士。南都陷，從唐王入闕，以待講兼兵科給事中。數於東莞新安惠州博羅龍門諸城起義兵，與清將李成棟相抗。增城戰敗，身中九矢，知事不可爲，自投野塘中以死，時年三十三。

王室板蕩，正賴大君子竭力匡扶。倘無事則慷慨在衆人之前，有事則疑畏在衆人之上，此非松柏後彫之概也。我輩做人，正於患難處做好題目，正於患難處見好文章。譬之雪裏梅花，愈香愈瘦，愈瘦愈香。譬之霜林松葉，愈茂愈寒，愈寒愈茂。詩曰，「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蕙」，伊誰契，伊誰玩也？細讀尊札，一則曰杜某不必調來，一則曰尙宜調鎮將守程邑，匪唯示我以難行之事，挾我以必從之勢，此以知騶從無來意也。今早尊札問來與否，不過恐程有事，欲以鎮爲退步耳。鎮中貔虎數萬，矯矯有吞胡氣，貝勒發來辨髮四人，招搖卽諭，衆將羣起而剛之。觀其額間洩出忠汗弈弈，此可用戰。至若張杵駝豬婆熊等將，皆閩風附弟，同心起義。已碎虜牌，殺虜使，以明歸我之篤。天下事尙當奮臂而起，安可付之無可奈何，與巾幗女子爲仇耶？家玉罪過深重，致隆武徒步踰險，太公死骨拋棄，國難家難，交集一躬，日夜椎心，仰天慟哭。所自憐者

家玉才德源薄，不足動高賢感君子，徒博孺子之稱，安敢奪天尤人，自羞寡助哉。情隘辭盈，不知所云，知我罪我，統唯尊命。

兵家言序

陳子龍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幼以經世自任。崇禎時進士，以定亂功，擢兵科給事中，福王立於南京，仍加起用，以爲馬士英所忌，請假歸。南都陷，誓衆起兵。魯王立閩中，任以兵部尙書。事敗被執，繫於舟中，子龍乘守者不備，躍入水死。

古之帝王，曷嘗不以兵事爲重哉。國之所以存亡盛衰，其得失之林，可考而知也。易稱師貞，書嚴滂夏，詩有獻囚之頌，禮思將帥之臣，春秋紀侵伐，詳戰陣，如五經者，聖人治世之書，世儒之所奉也。其在孔門，則季路冉有樊遲，皆以戰功顯。而夫子獨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權辭也。不然，却萊人之兵，墮三都之城，而曰我戰必克，又何以稱焉。且二三子者，亦安所學乎？蓋古若文武之塗出於一，故伊尹周公方叔召虎管仲樂毅之流，莫不入作卿士出爲元帥，彼皆當世之大聖賢人也。上有體國之念，下懷救民之心，而又深於仁義廉讓之旨，明於進退奇正之方，故師出而不擾民，不多殺士卒。及其功成而歸也，事君以誠，處身以恪，居功以謙，名勒景鐘，身膺廟食，終結永保，君臣同休，豈不偉哉。後世逢掖之家，以談兵爲恥，而專委其事於僮人武士。彼其人既不甚明於君臣上下之義，而天資暴戾，以殺戮爲快心，用兵之地，流血成川。即幸而有功也，封爵賜予，恆不足以滿其望，而跋扈僭擬之事，往往而見。人主既不能堪，而變或因以再起，嗚呼！兵者，聖人所以除亂誅暴，永靖國家也，非以毒天下而生事端也。而委之於僮人武士，生民之患，何時而已哉？自漢以後，文武漸分。然猶有虞詡諸葛亮周瑜陸遜司馬懿羊祜杜預溫嶠謝玄韋叡崔浩李靖裴行儉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韓琦李綱虞允文之徒，奮策儒素，建功闔外，爲時宗臣。彼豈必有搏虎之力，射鵰之

按哉？不過深明古今之事，能決機宜之便耳。然則豈非儒者之所當務耶！明興，高皇帝以馬上有天下，而崇儒重道，思得文武兼資之士，以與共治。二十年，禮部請立武學，祀武成王。詔曰：三代以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歧而二之，是輕天下無全才，後世之陋習也。其罷之，而從祀太公於帝王廟。是舉也，豈不卓越厚望天下士哉？其後雖以拘於科目，竟分兩塗。然英景時則有王驥于謙，憲孝時則有韓雍王越，武世時則有王守仁楊一清之屬，大者列五等，小者擁旄節，此皆起家書生者也。近者七八十年之間，天下太平久，士大夫耽於佚樂，厚蓄財資，以爲百世計，而其稍稱賢號者，坐嘯高議，倡說玄虛，已入於晚宋之迂腐，而不自覺。以爲兵革之事，且沒齒不復見。見有談說者，皆怪笑之。或有英邁豁達之士，則不免謗議。嗟乎！今天下兵起二十年矣。鴟張之虜，壓我三陲，蛾飛之盜，橫行萬里。汲汲乎如坐漏舟之中，焚屋之下。而公卿嬉游，瞻視如常。惟思去危就安，以爲苟全之計。而不知安者之終至於危也。又不能思周任之戒，以避能者。其心欲挾此安之哉？明天子爲之旰食，十年於茲矣，乃命海內士人，習孫吳之書，嫻騎射之事，所以重武節，求異人，意至隆也。而不忠之臣，念重勞子弟，多方阻撓。嗚呼！是何心歟？子龍至愚極賤，然事上之義，惟君所使，則嘗聞之，不弁髦成命也。且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後。當今所急，不在兵乎？野兕結角以拒虎狼，澤雁啣蘆以避羅網，而今人思所以自衛之具，豈鳥獸之不若耶？故上以忠於國，而下以全其身，其事誠重矣。仲夏無事，因與同志之友，取孫吳之書，各以己意論之，而并雜策當今用兵之事，雖皆妄言臆說，而庶以寄漆室之嘆，且以質夫世之能者云爾。夫兵家之所以愈衰者，韜鈴之士，惟以力戰爲能，而不知古人虛實之妙。薦紳之家，茫然不知，則又真以爲有風雲鬼神之不可測，玄女神師之不可遇，豈有是理乎？夫用兵而至於戰，已不爲得已。至於所以取勝者，皆事實，非異術也。皆名臣良將所已行，非鬼谷黃石所獨傳也。有志之士，苟能攬輿圖以熟形勢，考吏冊以鏡是非，精思慮以應機變，廣結納以知人材，而又以濟世安民忠君報國爲本，則安在不如古人哉？子龍非其人也，其言尤粗迹也，我嘆夫居其位，食其

祿，而漫然不知人主之憂者。

與孫職方碩膚書

陳子龍

自前冬足下在秣陵，遣信下問。俯仰時變，詞旨淵切，時置坐隅，如對慷慨。嗣知足下入坐樞府，與聞機事，不勝額手爲國家慶。以爲雖趙有李牧，晉用隨會，不是過也。白檀失禦，胡塵幾滿河朔，書生時從里中貴人間邊書，唯有咄咄長嘆。已知足下超諸曹滴專司事，棘門諸將自當旌旗改色。又深嘆聖天子知人善任使，而知足下必有非常之報稱，著熙朝之竹帛，繼先世之丹青，邦家之光，輝映前後矣。子龍鄙儒，何知大計？但以理測之，北虜本非劉石之雄，而一二叛人皆庸奴，非中行說比也。孤軍深入，已犯兵家之忌。目今春水將生，勢必狼顧。若俟其飽颺之時，處處設伏，以勁騎數千，扼險而橫截之，可盡覆也。但諸處皆可出口，非偵明其所從出之路，而誘之陷我伏中，恐終不能以二千之邊，作彌天之網耳。足下神謀密算，必已指授諸將軍，非下士所宜揣論也。子龍所憂者三事：大臣無夙夜之心，百工羣司懷苟且之志，虜來則憂懼，虜去則恬嬉，徒有如宮見妒之疑，而無同舟遇風之義。致使君父焦勞而不顧，生民塗炭而不知。食人之祿，獨何心與？夫匹夫有必死之志，則三軍將避之。今中國人民之衆，土地之廣，百倍於虜也。然而有一人每飯不忘虜而憂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齒而欲食虜之肉者耶？受其憑凌而不以爲恥，供其殺戮而不以爲恨，則虜亦何憚而不來也！若能捐去異同，各修職業，整齊法度，嚴明賞罰。使舉國之人，皆以盪虜爲事，而功名富貴，非虜盪不可得。下至兒童婦女，皆磨刃鼓弓，以尋諸仇讎。我恐雖開關而迎虜亦不肯入矣。足下方需用，又有封疆之責，其倡明此義，并以諷凡百君子可乎？

土室餘論

夏完淳

夏完淳，字存古，華亭人。明考功郎夏允彝之子。清師南下，允彝從總兵吳志葵起兵吳淞江，事敗，投松塘死。完淳亦參軍事，復與陳子龍等歃血舉義，爲清軍所執，逮至金陵。臨行，完淳拜辭其母曰：「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至江甯，望見鍾山曰：我得歸骨於高皇帝孝陵，千載亡恨。及見督師洪承疇，洪欲寬釋之，謬曰：少年亦能叛乎？完淳曰：爾乃老叛。我忠臣，何叛乎？長笑就刑，年僅十八。所著有玉樊堂集。」

淳之生也，十有七年。昊天不弔，宇宙禍盈。生之不辰，非我先後。先文忠投淵殉節，便爾無家。湖海飄零，於今三載。風旂縮版，捉衿短衣，備人世之艱辛，極君親之冤酷。窮途歧路，斷梗飛蓬。日既如流，天猶共戴。嗚呼！淳固知生不如死久矣。特以國難家仇未能圖報，忠臣孝子，自當笑人。故飲恨吞聲，苟全性命。湖中之起，身在行間，不忘喪元，獨當一面。江東嶺表，日月雙懸。先文忠爲國死，淳也爲國生。於是七尺受一命之榮，九重蒙三錫之典。恨不滅此朝食，下報幽冥。噫！以淳拜命蠟丸，執戈幕府，成仁一死，仰亦何言。嗚呼！家仇未報，臣功未成，齎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來世爲期。萬歲千秋，不銷義魄，九天八表，永厲英魂。先文忠得爲皇明臣，淳也得爲先文忠子。吞聲歸冥，含笑入地。嗚呼！淳今死矣，抑又何言。

獄中上母書

夏完淳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以報大仇，卹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鍾虐先期。一旅纔興，便成齏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托迹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從，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

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雙慈推乾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託之義融女兒，生母託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爲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餽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其其誅殛頑嚚，決不背捨。兵戈天地，苟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出塞之舉矣，勿悲勿悲。相託之言，慎勿相負。武力甥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盂蘭，一杯清酒，一盞寒燈，不至作若敖之鬼，則吾願畢矣。新婦結禱二年，賢孝素著，武功甥好爲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陽情也。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清屯疏跋

顧炎武

顧炎武，字甯人，崑山人。少究心經世術，實事求事，於書無所不窺。明亡，再謁十三陵，六謁孝陵思陵，往來河北西北邊塞者垂三十年。所至載書以隨，並呼老兵退卒詢以地理曲折情形，山西要隘，邊防戰守之事。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以推勘政治地理邊防之事。又著日知錄綜論政教，語皆切實可行。其他著作亦富，爲明末言樸學者之宗，而開清代經世之學之風氣者也。晚年寄寓華陰而卒，年六十九。

國家當危難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常患於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而專且效矣，患於輕徙其官而

不竟其事，使之有才不得其所以至於敗，而國隨之。若兵部尚書代州孫公之事，可悲已。方崇禎朝，流賊之爲秦患，且六七年矣。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增而餉絀。公以爲國家之所以足兵食者，屯田也，乃爲權豪有力者所佔據，以至欺隱侵沒，弊孔百出，而軍實虧，軍實虧而國家且不得一兵之用，是以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佔據侵沒之人也。於是重立法繩之，先之於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公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得十四萬有奇，米麥二萬餘石，天子以爲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也。而北方告急，天子以武陵楊公之策召公入，遂用之督師山東蘇州，又移之保定。而公屢請陛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維，復出公督師陝西，而事已不可爲矣。使當日不用武陵之策，自陝以西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爲國家保有關中。賊尙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關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別於此。余讀清屯疏及公文移而深有感焉。故爲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特舉其大者書之於此，以見公之一身而繫國家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徒用，徒用三四年間，而大事已去，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也。

行朝錄自敘

黃宗義

黃宗義，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治學極博。魯王監國，任爲左副都御史，從行海上。明亡，專事著述講學，卒年八十有六，所著有南雷文定，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文海，明夷待訪錄等書。

唐末黃巢兵逼潼關，士子應試者，方流連關中以待試。其爲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願取嫦娥攀桂子，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之文人，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灑鯨波，其魂魄不肯盪爲冷風野馬者，尙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

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荏苒三十年，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鄧光薦填海錄不出，世爲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爾談，其可已夫。

保定張氏殉難錄序

歸莊

歸莊，字玄恭，崑山人。博涉羣書，與顧炎武互以學行相推許，而不役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目。清兵破崑山，與炎武同應前令楊永言義師之諧。事敗，亡命去，薙髮僧裝，終身不出，所著有歸玄恭文鈔，於亡國之痛，三致意焉。

嘗觀古今興廢得失之故，而有感於天人之際矣。有人力盡而無奈天何者，亦有天意不然而無奈人何者，以五百人之義，而不能全田橫。張許之烈，而不能使睢陽不破，文信國張少保之忠，而無救於宋之亡。此人之無奈天何也。天寶之亂，方內土崩魚爛，天寶爲之，而不能使討賊之顏杲卿，變爲降賊之哥舒翰也。五季之臣，傳舍其國，敝屣其君，風會然矣。而不能使王彥章劉仁贍之輩，盡爲段凝馮道也。此天之無奈人何也。崇禎之末，風俗凌夷，廉恥道喪，其亦天寶五代之時乎。自流賊發難，十五年間，以至甲申之禍，內外文武諸臣之爲哥舒翰段凝馮道者，何其多也！余覽保定張君羅喆所作殉難錄，述其一門死節之事可尙焉。按錄言賊自成自陷太原甯武，卽牽衆而北，破居庸關犯闕，而別使僞將劉宗亮，繇故關寇保定。張氏兄弟以在籍薦紳，起兵城守。賊盡銳來攻，城中隨方禦之，月餘不下。已而曲沃相國，奉命督師，遇賊而却，遂入保定。亡何，聞鼎沸之信，張氏兄弟，痛哭誓死守，以待勤王師至。協力討賊，而督師部下兵，爲賊內應，城遂陷，張氏自觀政進士俊，光祿少卿羅彥，武進士羅輔，文學羅善，及其子侄妻妾自盡者，二十有三人。當其時封疆大帥則倒戈矣，朝廷重臣則反面矣，金甌之幅員，磐石之宗社，而一旦淪陷，一統之天子而死於賊。天意殆將反順逆之理，決上下之防，萬古曩倫，從此數壞！顧乃有如張氏兄弟者，或未仕，或罷官里居，非

有封守之責，始則倡義守城，繼而仗節死義。於波靡瀾倒之時，屹然砥柱中流，激一時豪傑之心，立萬世人臣之則，豈非天之無奈人何者耶？夫人之無奈天何者，存乎氣數。天之無奈人何者，存乎人爲。故功業有所不可必，而忠義無不可以自勉也。爲人臣子，力不能回天，而以忠義自見，雖非志之所願，而舍是無可爲矣。婦人爭死不辱，亦無憾焉。吾於張氏一門，而歎其自處之盡善也。或哀其死，人誰不死哉？同郡相國孫文忠，太常陸忠節，皆以在籍死難，相望於十年之間，燕趙多慷慨之士，蓋至今猶存云。

侯齋文集自序

徐枋

徐枋，字昭法，別號侯齋，長州人。父沂，崇禎進士。清兵破蘇州，沂正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枋時號泣欲從死，父止之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足不入城市，往來靈巖支硎間，終於天平山麓之澗上草堂。卒年七十三，遺命不受弔。所著有居易堂集二十卷，此其自序也。

聖人立教，首言文行。而文必先乎行者，以行必於文焉見之也。何也？六經聖人之文也，然舍六經，則無以見聖人之道。下及諸子百家，千歧萬彙，爲文不同，然於以抒其蓄積，概其生平，則無不同。所以有聖人賢人，卽有聖人賢人之文。有忠臣孝子，卽有忠臣孝子之文。誠積於中而形於言，是有所不得已者。如唐虞之所吁俞，伊周之所訓誥，鄒魯洙泗之所稱說，以至伯夷采薇之歌，屈原懷沙之篇，伯奇履霜之操，竝懸日月，同徹天壤。使千古而下，讀其書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爲之或泣或歌流連而不能已，是皆文之用也。嗚呼！難言之矣。非身之所履，心之所之，舉世不移，之死靡二，其誠可以貫金石泣鬼神，則未可以語於此也。余不佞，痛遭家國之變，時年二十四。先學士文靖公死節報國，余誓必從死。死志未遂，苟存於時。於是東身十室，與世訣絕。時卽碌碌苟安，無所齟齬，而傷心之悲，終天之痛，慘灼酷烈。鮮民之生，不如

死之久矣。而況世變至今，四十年中，崩天之敵，稽天之波，彌天之網，靡所不加、靡所不逮，而再益之以饑寒之凜慄，風雨之飄搖，世事之註誤，骨肉之崎嶇。靡所不更，靡所不極。嗚呼！亦可痛矣。余不佞，真千古之窮人而無告者也。而爲時之久，已四十年，而吾之心，未嘗有毫釐之移，未嘗有須臾之閒。於是吾之心，亦遂得灼然爲海內所諒。而此四十年中，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戶庭。故凡交游之往復，故舊之懷思，風景之流連，今昔之感傷，陵谷之憑弔，以至一話一言之所及，一思一慮之所之，非筆之於書，則無以達之。故危苦悲哀之辭，悒鬱佗僚之思，實言而長言者，不覺層見而疊出。嗚呼！余之不文，文固不足以傳。而吾之心，則可以俯仰千百世而無愧。故歷四十年之所積，不可以泯也。於是別其體類，定其義例，錄成若干卷，名之曰俟齋文集。後之覽者，見吾之文，因以見吾之心之所存乎。嗚呼！有聖人賢人，卽有聖人賢人之文。有忠臣孝子，卽有忠臣孝子之文。若余不佞千百之窮人而無告者，斯以爲窮人之文其可矣。

乾坤大略總序

王餘祐

王餘祐，字介祺，保定人。父延喜，明諸生，尙氣誼，時天下亂，乃散萬金結客。明亡。餘祐父率三子建義旗，傳檄起兵。事敗，父兄死之。餘祐乃隱居易州之五公山，號五公山人。與太原傅山等互相切磋。嘗集歷代兵機利害及戰事成敗之迹，爲乾坤大略十卷，文十餘卷。性和易，至論義烈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或持兵指畫，鬚髯戟張，蹲身一躍丈許，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云。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曰：「茅齋讀書罷，執仗臨前涓。驅驢就茂草，坐石讀古辭。好鳥時來語，聽之頓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擲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輒覺鬚眉如刀槩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天而號，提劍而舞，爲有真

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磊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肯輕以示人。然尙嫌其意旨統括闊遠，未盡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第。故復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劃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鬚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各成一卷，雖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譚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揆圖，英武之所以揮霍。項劉興亡，較若黑白。陳韓勝負，捷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煙巒朝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繡，秋林若染，是間一閒收豎，藁藁不充耳，何用此咄咄奇事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生平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所謂刀槩鬚眉，稜稜霄漢者，竟消沉於嫩蘼弱蒨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傳巖渭水，何曾貯此空疎無用輩。噫！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寞，今而後吾可以隱矣！

致虜之由

朱之瑜

朱之瑜，字舜水，餘姚人。崇禎末，兩奉徵辟，弘光時，授江西按察副使，皆不就。清兵陷南都，乞師日本，不濟，舟山陷，輾轉日本交趾間。張煌言軍敗，赴日本，日藩德川氏以賓師之禮待之，卒於日本。之瑜學問淵博，有助於日本學術開化者甚大；所著有舜水遺書。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錦養寇賣國，前事不暇瀆言。卽如崇禎末年，縉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賊入而迎刃破竹。感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十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戮戈服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

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右論致亂總因）

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豔，無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探詞華，埋頭咕嚕。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爲工，掇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暮夜苞苴之路。朝廷蠲租之詔，不敵科部參罰之文。乍萌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以習爲殘忍，做做模糊。水旱災荒，天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猾食無糧之土。收除飛酒，善柔賠無土之糧。敲骨剝膚，誰憐易子？羨餘加派，豈顧醫瘡？金入長安，蠹賊騰循良之譽。容先曲木，屠伯叨卓異之旌。未聞贖貨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城之考。盜賊載途，惟工塗飾。蟲蝗滿路，孰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繇是而監司，而撫按，盡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右敘科舉之弊政治之不良及害吏之貪婪不恤民瘼）

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餽遺。欲廣侵漁，多收投靠。妻宗姻婭，四出行兇，子弟豪奴，專收羅致。女子綵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遂心，則百計垂餌。緩急人所事有，時會因爾無窮。攘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訴屈聲冤，公事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攪亂，黑白蒼黃。庇遠親爲官戶，冀重費於貧民。事事貼賂，產已賣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比較未完，滿堂歡喜。隸役鞭勾欠戶，闔室棲遑。士夫循習故常，餽心民瘼。被害胥讒明惡，沒齒官邪。魚肉小民，侵牟萬姓。閭左香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饒財則白丁延譽，寒素則賈董沉淪。薦剌狼多，賢路自塞，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右敘士紳之橫行鄉里）

凡屬一榜科甲，命曰同年同門。繇其次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輾轉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

社稷拔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插足其中，絲紛膠結，其間問豈遂無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壺之膠，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檢王機巧，競賞圓通。持重端方，咸嗤古執。圓通者塗附，古執者羣離，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害？（右敘門戶之爭）且幽冀堯豫五省，苦於僿馬驛馬。俄馬有孳生印烙之弊，驛馬有恤馬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糶糧租布細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由官不得人，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掊尅之術，安得而不窮？即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為盜為亂。思欲得當，以為出爾反爾之計。繇前所言，謂之巧宦。語之以趨炎附勢，門戶資緣則獨工，語之以興利除害禦災捍患則獨拙，嘗之以朱提白粲賸削肥豕，則攘臂爭前。告之以增陴濬隍儲精桑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嚮雷欺君，種種罪惡，罄竹難盡。（右敘官激民變民怨沸騰）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訇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為均田均役之說。百姓既以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後。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既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之城，怖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衆，以為先驅。所以逆虜因之，溥天淪喪。非逆虜之兵強將勇，真足無敵也，皆士大夫為之驅除難耳。若果逆虜因兵強勇，足以無敵。彼江陰一小縣，不過靴尖踢倒爾已。雖內有儲積，而外無救援。乃猶慨然拒虜，閉城堅守。男子出戰，婦人饋餽。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闔城自屠，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饒騎死於城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毗陵吳興金閩設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靡，糧盡膽喪，而力竭無益也。細民不能遠慮，豈知逆虜得國之後，均田不可冀，賦役不可平，貪黷淫污，慘殺荼毒，又倍蓰縉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為也矣。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此之謂也。（右總論士崩瓦解之勢）

書陶將軍傳

杜濬

杜濬，字于皇，號茶村，黃岡人。少倜儻，嘗欲赫然著奇節，既不遂，乃刻意爲詩。明亡，終身隱居不出。卒年七十七，葬於金陵蔣山北梅花村。所著有變雅室集。

昔者吾鄉熊大司馬芝岡先生，社稷臣也。其論邊事諸疏，一一如燭照數計，無有不應，而余獨怪其於杜大將軍松，頗有違言。夫先生雖性剛，然非誣人者。意者，過在將軍乎？及戊午之役，將軍與劉大將軍挺，同日授命，忠節凜然。然後知芝岡先生未免責備賢者太過也！蓋節節莫難於死，故岳少保有武臣不恤死之論，必能不愛死矣，無論克敵立功，國家之福。卽不幸而如武穆之死於權奸，必不至於失身。劉杜之死於封疆，必不至於負國。後來杏山之敗，慘於長平之坑者，由主帥不能死，而坐甲以降。國家之元氣，士大夫之廉恥，一時盡矣。彼其人，視劉杜何如哉？吾若里陶象庭將軍之死，寧前劉杜之亞也。其設心敵愾所由，與岳少保亦不異矣。易名忠毅，太常得之。

與孫豹人書

杜濬

豹人足下。弟聞交淺不可以言深，則交深者言深可也。弟與豹人交垂三十年，每憶得樹堂中之講學，寺園竹下之唱和，可謂深矣。此其道義相勉，顛沛相扶，當何如也。日前偶從友人所見一紙，羅列時髦姓名，其中乃有豹人名，心竊怪之。夫人莫不幸而有不知己之知己，莫幸而有知己之不知己。豹人不幸而有不知己之知己矣。此時卽欲作數行用相砥礪，旋復已曰，豹人安俟此哉！彼其志見於憶昔之詩，其行藏定於棄諸生之日。傲日之誓，吾信之久矣。意其聞有是也必且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豈其以我爲不真而試我耶？一入其室，則足以供彼之抵掌，不待天下後世矣。我其必不然。如是，則弟可以無言矣。乃數日以來，人言嘖嘖

，至謂豹人喜動顏色，脂車秣馬，惟恐後時。弟雖不盡信，而有不容已於言者。然言而有作文字之意，旁引曲喻，連篇累牘，華有餘而誠不足，借題布名，蹈文士之惡習，弟亦不爲也。今所効於豹人者，實淺近。一言而已。一言爲詞？曰毋作兩截人。不作兩截人有道，曰忍癢。忍癢有道，曰思痛。至於思痛，而當年匪石之心，憐然在目，雖欲負此心，而有所不能矣。且夫年在少壯，則其作兩截人也，後截猶長。年在遲暮，而作兩截人，後截餘幾哉？豹人勿云，非無此忱，無由自達也。向使豹人有危廢疾，其終無有達之者耶？又勿云，我第往而不爲。今有寡婦將行，語人曰我往而不爲也。三尺之童，以爲欺我矣。夫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見義不爲無勇也。深願豹人堅匹夫之志，明見義之勇，毋爲若人所笑，則道幸甚。弟將再拜以賀三十年古道相期。必如是，乃不相負耳。弟之言，止於此。慎言其餘，足下試思之。

與陳道掌書

曹應昌

曹應昌，字石霞，麻城人。崇禎時嘉定令。明亡，潛居讀書不出，並研釋典，卒年五十七。著有蔬堂詩文集，各四卷。清初列入禁燬書中，被燬無傳本。

頃九點煙銷，南天一縷。今王出險阻之中，存忽諸之祀。蓼水政績，宜以何等。諸君實籌戰守，搏節愛養，猶懼不及。而張官建縣，日爲粉飾太平之觀，弟竊痛之。古王侯感國，則自貶削。烈皇帝披髮覆面，降從庶人，亦此志也。今兩都相繼淪陷，凡我臣工，宜各肉袒素冠，以氓隸供職，銳圖雪恥，乃更加爵號尊大之耶？地小而官更大，地少而官乃更多。秣陵之官，浮於燕都，而敗乃更速，豈非明鑒哉？且建一官多一官之費，衙門騶從，供應紙張，所謂時誦舉贏也。六曹臺省，無故紛拏，是必將生事以塞責以營私，而苞苴線索，醜態如前矣。爲民之君，所以養之，今我所得養，政八府之民耳。八府之養民者惟郡縣，今無故於郡縣之上，設多官以掣其肘，東遷西黜，打點顧盼之不暇，而奚暇治民。是輩之吹求唯有司，有司之吹求者唯百

姓。以八府之民，養全設之官而不敗者，未之前聞。譬之素封之家，水火盜賊，連歲破弱，而僅退耕其兩邨之數畝。此惟與二三佃戶，努力竭作，塞衣食以裕生耳，忽此平日贅嫗悍僕，闕漢博徒，紛然來食之，又不特此也，從其兩邨之數畝，而花園酒榭，紛然議作。豈徒地力不給，震賦之下，二三老農，皆將一哄而散矣。弟以爲踞駕前日宜自將待邊，駐浦城，守僊霞一路。南安靖虜，宜率精銳分守於兩大關。撫若按宜守平陽古城兩路。上杭一帶，與粵東接壤，宜分置道臣。皆各躬先士卒，執銳援袍。簡將練士，倡義奮呼。糧饌取足於藩司，僦庖不派於府縣。捐省繁文，降禮奇士。然後提三戶之師，間毀寇之罪。降虜郡邑，迄無守兵，可尺組繫耳。至八府屬國，毫不更張。但汰一二貪酷疲癯之有司，而更以良牧，爲輕其徭稅，赦其矜囚，使內則見德，外則見威，汀延二寇，安插渙散，如是乃可爲也。而計不出此，龍從者急於之國，鷄鶩者急於張官，遂使黠者思爭，而愚者思徙。藩司前五百戶仇離中露，已有煩言矣，夫以今王之儉勤神武，兩伯府之忠勇，帶甲數萬，全閩解京之額餉，益以召募捐輸，扼五關，圖造取，直食氣飽耳。而退就省會，雕饋滿眼，使然灰走夜者，挾爲奇貨，聞諸蚤見者，皆免飛鳥舉於窮海深山，以避一日之湯火，而營營者不悟，是可悲也。凡禍福必有其漸，凡禍福必有其倚。占風氣，拜門生，盛交遊，結心腹者，線索之漸也。嚮武官者，嚮文官之漸也。馬夫者，長班之漸也。忌諱者，告密之漸也。刑餘武士斥詞儒官者，隔絕怨謗之漸也。凡此數端，事形成矣。而弟以爲漸者，猶有諱乎云爾。而憂危釀福，盤樂召禍，相倚固然，今實實痛哭者幾人乎？登門啓賀別暨傳觴者，不南京之拜客吃酒乎？驟大貴者，不親戚噴噴，不僕從驕驕乎？若此者，雖不敢直指爲盤樂，而以爲憂危，則逕庭甚矣，弟以爲及今爲計，宜省官，宜節用，宜收人心，宜廣言路。然言路廣而易濫，下令國中，使懷才者各得建白。除兵餉實着，破虜復地而外，概不許以紛陳。其官之能自言守關者，其將之能自言破賊殺賊者，下至材官劍客，能自言親冒矢石者，皆召之便殿，叩其胸中，懸以賞銜，立之限狀。凡環奇稠儻之人，志輕利祿，獨願効用知己之主，垂功名竹帛耳。今乞屢請紛紛，鞏帶之繡，盡見端矣。武臣

擁甲而居內，文臣無事而爲容。五關之守不知若何，而漳江兩浙盡拜胡塵。粵東左賊，聞提師三萬以突閩界。海賊就募，無奇以驅策之。而聚蠱毒身，邀遊五市。弟恐外釁既開，內譁復起。雖海南之退步可圖，而八閩之杵臼堪痛。將能上三百飛帆，兒女摺載以從乎？諸君子不爲宗社計，將不爲桑梓計，爲室家計耶？弟遠竄孤跡，言輕而罪重。欲以目前情事，抒血拜疏，而言既墜於上聞，跡且疑於自炫。此間黃何兩先生，冰心石骨，淵鏡人倫，出而圖君，實着何在。日者衙門盡改，土木且興，無賴之輩，營充諸大僚班直，橫索金錢，抑勒下吏，此亂端也。鄉官據坐，恐喝梓里，權門奏牘，引用私人，此亂端也。同官拜賀，下屬奔走，日中汗背，不知何爲，舉國若狂，紛鶩如織，此亂端也。中軍武士，生奪民居，朱批一封，滿室號哭，城中兆姓，十竄其五，此亂端也。又其甚者，銀臺設矣。此時條奏，弟謂隨奏隨覽，猶懼不通，況設官而扞格之哉！賓興起矣，會推謀矣，臺省薦矣，此何爲者？弟觀摧殘剝落之下，貧賤困苦之中，此時此地，尙有人否？惜乎其不能知不能用也。抑所用者非其人而其人遂自遠耳。及今痛剪煩藤，一切用無之官，悉罷不建刻。印銷印仰，符漢高上之於下，不用紛投稟啓，有事則一單檄之。同官不相爲拜賀，但急公家。今殿下相國，開誠納練，不示人以私。急走汀浦，以防賊突。內城之官，一官而當數官之用，數官而無一官之費。行所無事，出敵不知，然後可爲耳。若繇今之道，不終日之計也。昔越勾踐生聚教訓，富強在內，而敵國不忌。善報讎者刺敵人之胸，而臥者不覺。今絲毫之恥未雪，而鋪張變亂，一日屢驚。竊恐繡紋未究，而鼓鑿已振。且放砲吶喊，斯以禦虜寇，而內地何爲乎？總督將軍，所以防邊疆，而城居何爲乎？十年不起者，何故驟躋崇班乎？白下逃歸者，何故盡還故物乎？無羣而有君，何破國亡家之足慮乎？以若所爲，雖貔貅數萬，粟支十年，猶不能救崩圯之禍。而況空拳餓腹，徒爲書篋容止，以駭嬰兒鳥獸者乎？雖使武鄉復出，文信重生，不能爲已。况廉恥道喪轉輾相師，是輩燕臺建業之故態未遠，又何難厚顏下氣，再上胡奴閹獸之重綬耶！已憤憤詞聲，不知所云。

陸贄武嶺南詩序

曹應昌

今天下有二奉焉，陳說禮法，矯修潔清，則奉之曰聖賢。協律比句，柔翰玉塵，則奉之曰風雅。是二奉者，安居而選言，能使其國破，其居亡，其百姓災殺且盡，而聖賢風雅之譽自如。故兩都陷而聖賢多，虜賊橫而風雅盛。至斗大一區，狡虜四出薄關，而聖賢風雅之徒，踵踏趾接於穴窟之中，豈惟吾黨。將官畏敵，而曰吾進以禮，慮萬全而後動，蓋聖賢也。士卒畫竿而滿裳曰，吾懼弗爲都好，蓋風雅也。是則二奉不死，二儀不光。彼虜兵皆鐵腳，虜馬活噉人肉，而吾則安居而選言。是則外粗內細，外躁內恬。我以其粗與躁者奉人爲刀俎，而以其細而恬者自奉爲魚肉也。是則二奉不死，則正人之日多，太平之事作，則拱手談笑而乘祖宗之天下。彼其人平日論及秦檜賈似道，則張目切齒，而及於胡矢羣射，則涕泣禱告。但有畫一滴之策，可爲秦檜之奴似道之走者，卽相率而拜跪矣。故老氏之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謂夫夫矣。今上開關初來，薪膽勵志，甚易爲也，二奉者持之曰毋輕舉。月皇皇從事苟安，而虜已薄杉關，擄輔臣去。今衢警狎告。二奉者安居而選言，愈益恬，愈益細。吾不暇迂引經史，但得西廂記之惠明數十，水滸傳之鐵牛數十，突然扶皇上馬出關，而盡磔諸聖賢風雅之血，以瀝諸一條木棍兩把板斧之首，則孝陵必可謁，兩都必可恢。吾友陸驥武，心粗而膽躁，蓋其人也。其爲人縱酒使氣，其罵人必透骨，剖人必見血，挽強弓，射硬箭，快刀烈馬，風生火出。其所與遊，皆粗莽健漢，破落不才之子弟。其所狎頑童歪伎，笑哭不恆。而致忠報國，於以赴行在而扼荆襄，一取諸此二奉者，乃使色然大笑之。驥武曰，母然，予有嶺南諸什在。

張蒼水集序

沈光宇

昔錢希聲先生敘曾井心史云，吾人不可一日無此心，吾人不可一日無此事。夫此心此事，初無二理，所

遭者順，則存此心，所遭者逆，則行此心。蓋當明季流賊犯闕，神州陸沈，烈皇帝殉國，起義幟於江東，聚兵南海，以至流離困苦，齎志而卒於海嶠，若錢先生，真可謂行不愧於言也。然吾鄉同時起義先輩，指不勝屈，其間抱孤貞而至死不變者，惟獨蒼水公哉！公自魯王監國，永歷繼統，踟躕行在，無日不以戮力中原爲念。以故三人長江，不幸而同仇兵刃，卒不能申中興之志。及天下事已全去，無可掉回。一腔熱血，猶崎嶇起斃於萬死一生之間。卒至途窮南田，從容齒劍，以還天地之正氣。嗟乎！豈非所遭非其時乎？吾因有思夫海之爲海，誠忠義之藪耶！宋之季則陸秀夫張世傑諸君子，奉小朝廷於海嶠，卒至崖山颺起，遂亡宋祀。明之季惟公一人，縱橫海島，留漢臘者二十年。向使宋無崖山諸君子，則宋季乾坤，亦太落莫。明無公，則明季生氣，遂至銷沈。公不幸而生明季，明季猶幸而生公，爲之震動於晚也。跡公之行事，惟宋之文山，差足相似。然信公猶有詩文垂世，即正氣一歌，已足彪炳日月，而公可無詩文傳世乎？雖公之忠不朽，不必以文，而文自不可朽。夫公凜然孤忠，儼如白日，故其文激憤而高亮，沉雅而痛快。其詩痛而不摧，鬱而愈壯。公之詩文，自可垂於天壤也。余之藏茲集，非僅爲吾鄉存文獻也，蓋將使信公不獨有詩文而長煥，實爲有明一代存文字，與正氣歌共垂千古耳。第不識他日留傳，亦有如錢先生之紋心史，如其人爲之紋否。

孫大師馬闔門靖節斷

徐鳳來

異哉，有明之亡國也。國虛無人則國亡，國有人而不能用則國亡。有人如公，能用公如愍皇，而有明之社稷，竟以不守，亦甚異矣？或謂七日霪雨，天也。武陵扼之，總理撓之，亦天也，以是無成功。余獨謂不然。明之亡，譬如人受病，諱之，及於沈疴而不復起也。今夫人之初受病也，五官四肢，悉皆無恙，似不能卽殺人。卽有廬扁，從而指之曰，病在腸胃，酒醪可治，緩則無及，而舉家之人多竊笑之，無從施其肘後之秘也。明之末，朝士大夫壯其規模，麗其豐采，儼然飭盛世之容，誰敢信其天下之將亡也。卽有忠義之士，

亦多溺於見聞，以爲三百年來，未嘗有故，究無能出而任事者，養成流寇之難，猶曰赤子弄兵潢池耳，尙未知其爲禍如此之烈。此武陵所以惡公異己，下之請室，而總理所以受賊之給，以爲撫功可成也。及蜂屯於楚魏，福襄二藩，相繼告陷，已入膏肓，必不可治。於是始悔而用公，授之以節鉞，重之以尙方。主人有求醫之誠，孝子有割股之志，亦已晚矣。嗚呼！公蓋以參苓治必死已成之症，豈有獲效之理。何得卽潼關一戰之敗，卜天心之去就哉？公固念勢不可爲，力可竭。力之既竭，繼以死。夫人及二女三妾，悉能殉之，可謂不負愍皇之顧托者矣。是又豈區區以一死報國者比乎？乃爲之歌以弔之。歌曰：「風蕭蕭，雨霏霏，孤臣指纛不復歸。閩閩知公不相見，相率黃泉覓公面。只今墓碑苔且青，松柏蒼植容亭亭。啼鳥無得巢其顛，月白霜寒不可聽。」

南疆逸史序

溫睿臨

溫睿臨，字令貽，號晒園，烏程人，著有南疆逸史，山響樓集。

南疆逸史者何？紀弘光隆武永歷三朝遺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謂之南疆？皆南土也，勢不及乎北也，若曰，僅此南疆也云爾。然則何紀爾也？曰土宇反覆，攻守紛錯，政令互易，興亡成敗得失之蹟，不可泯也。忠佞雜陳，賢奸各出，奇才策士之謀略，武夫猛帥之功伐，老臣正直之持論，讒詔欺罔之詭辨，與夫忠義奮發凌霜犯雪之概，叛逆弑毒狐媚虎噬之狀，不可略也。蓋事變愈繁，情態畢露，可以肅拜，可以按劍，可以裂眦，可以忤舞，可以慟哭流涕，缺唾壺而碎如意者矣。嘗論明之亡也，始於朋黨，成於奄豎，終於盜賊。南渡繼之，小人得志，借朋黨以肆毒，合奄豎以固寵，假盜賊以張威。而廟堂昏庸，酣歌勿恤，忠貞黜落，貪黷橫肆，紀綱倒置，是非混淆。以致穴中自鬪，貽敵以漁人之利焉。思文，賢主也，幅員偪仄，倚寇召寇。永明仁慈有餘，英斷不足，崎嶇山海之間，播遷流離，收遺孽爲腹心，託絕域爲禁衛，傷已

。當其時坐而平章者，不无道德譽望忠諒誠惻之儒。其捍禦邊圉綢繆外侮者，亦多英達敏練遺艱投大之材。劉黃姜高史翟何堵諸君子者，皆學究天人，忠貫日月，常變不渝，文武互濟，亦可謂祖宗之留遺，王國之楨幹矣。乃好爵虛糜，大權不界。或外而不內，或尊而不親。終於一木支傾，丸泥塞潰。碧血青燐，抗忠自信。悲夫！悲夫！天命不延，人慮再舛，百六之會，又焉能逃？迨夫歷數已終，正朔永絕，而監國猶然樹羈島嶼之中，抗顏鯨鯢之側。落日狂濤，衣冠聚議。寸彊未復，而志不衰。大命垂盡，而氣方壯。父叛子忠，鴟首忽好，懷誠矢烈，不敢萌貳。雖新王之封冊，嚴父之危詞，不能易焉延祚再世，歷年三紀，然後知三百年詩書禮樂之遺澤，其道人忠義之教者深矣。蓋明之積弊，約有三端：一曰務虛名不採實用。高談性命，而以農田軍旅爲粗，研志詞華，而以刑法錢穀爲俗。致使吏治不修，武備全廢，假鉞於武夫，待放于胥史，一弊也。二曰流別品不求真才。古之求士，或在紳澤，或在山林，甚至羈囚餓隸，降卒仇夫，皆列置班聯，畀膺寵任，未聞同朝之謗。今乃獨尊甲第，鄙棄舉貢，卽材懷管葛，行同夷惠，陞擢無期，排擠有自，楚材晉用，誰實貼之，二弊也。三曰爭浮文不念切效。承平虛套，以抗大敵。祖制浮言，以攝巨寇。欲以通和而反樹之怨，欲令效忠而滋益之怒。迨至鄰封執言，狂寇反噬，則影銷烟散，啞口無策，三弊也。積此三弊，敗亡不悟。則誤國之罪，豈得獨諉之小人哉？余所以每不禁掩卷而三嘆也。是編也，網羅散佚，搜抉殘蠹。上自朝廟大綱事關興滅。下迨閭巷幽貞，誼存感誦。咸紀其人，傳其事，具見其本末。零星逸行，攢簇成章。繁蕪瑣言，刪除歸雅。論賢智寧嚴，以其世所指名也。寬庸流勿議，以其無所責焉矣。哀之，非恕之也。君父之慝，隱而勿彰，愚賤勿敢知也。亂臣賊子，末路必載，以示誅夷，有所儆焉。至於宣詳而略，當顯而微，則定哀微詞，不敢背乎春秋之義。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况乎姓氏與開業垂泯，爵命與末流俱隕，其始其末，先臣實式憑之。俯仰今昔，迴環感慕，不知涕泗之何從，自附于西臺之紀云爾。其缺略荒謬之譏。所不辭也。

就義供詞

陸皓東

陸皓東，名中柱，以字行，香山入。少與總理有世誼，時相過從，縱談時局，互相傾倒，遂一志追隨。總理奔走革命。興中會之創立，皓東疏附之力居多。并建議採用青天白日旗式爲革命軍旗，主軍事應先佔兩粵爲根據，然後由兩湖直搗京津，傾覆滿清政府，建設新共和政府。議既定，即鬻產別母妻，密謀于廣州起事。事洩，爲邏所獲，刑訊罵賊不屈，與朱貴全邱四等同遇害，時年二十九。是役卽總理自傳所謂革命第一次之失敗也。

吾姓陸，名中柱，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靦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卽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人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知今日非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富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但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革命軍自序

鄒容

鄒容，字慰丹，巴縣人。壬寅留學日本，嘗持剪強剪學生監督姚某辮髮，懸諸留學生會館正樑。癸

卯歸國，發憤草革命軍一書，出版後，國內視聽一新。是時吳敬恆等創蘇報社，容復時時爲文以張之。蘇報獄起，滬工部局捕章炳麟，容聞訊，逕赴捕房自投，遂同被羈。翌年獄決，被判禁二年。卒瘦死於獄，時年十九。其決命詞有云，「願力能生千猛士，補牢未必恨亡羊。」

不文之生，居於蜀，十有七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遊海外。留經年，錄達人名家言印於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等者，列爲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晒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某日，革命軍中馬前卒蜀人鄒容記。

致某君書

秋瑾

秋瑾，字璿卿，號鑑湖女俠，紹興人。幼承家學，工詩文詞。年十九，適湖南王氏。痛滿清之專制，遂東渡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旋返國，與徐錫麟創設大通學校，組織光復軍，秘謀起義於浙江。後錫麟赴皖，瑾主浙事，相約同時大舉，光復東南。然錫麟以時迫先發，不及響應。爲清吏偵悉，乙未六月六日被捕於紹興之古軒亭，死之，時年三十有一。

吾與君志相若也，而今則君與予異，何始同而終相背乎？雖然，其異也，適其所以同也。蓋君之志則在于忍辱以成其學，而吾則義不受辱，以貽我祖國之羞。然諸君誠能忍辱以成其學者，則辱也甚暫，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負氣，不能如君等所爲，然吾甚望諸君之無忘國恥也，吾歸國後，亦當盡力籌畫，以期光復復物。

與君相見于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生命于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復之事不可一日，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蓋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

安慶起義佈告

徐錫麟

徐錫麟，字伯孫，紹興人。曾游學日本，習警政。倡光復會，誓志覆清。在紹興設大通學校，聚志士訓練步勒。尋入資捐道員。至皖謀大舉。民國紀元前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設清院撫恩銘於安慶警察學堂，遂舉義，據軍械局，戰敗被害，時年三十五。

革命軍首領徐爲曉諭大眾；光復漢族，翦滅滿虜事。竊我大漢民族立國數千年，文明首出，維古舊邦。乃自滿虜入關，中原塗炭，衣冠掃地，文獻無遺。二百餘年偷生姑息虐政之下，種種難堪，數不可罄。近則名爲立憲，實乃中央集權，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天下擾攘，民無所依，強鄰日逼，不可終日。推厥種種罪由，何莫非政府愚黔首虐漢族所致。以是予等懷抱公憤，共起義師，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掃妖氛，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讎。義兵所臨，與民更始，毋庸多疑。有不從者，是甘爲化外，自取罪戾，當表之天下，與吾族諸父兄弟共誅之，此諭。

與妻訣別

吳樾

吳樾，字孟俠，桐城人，慷慨有聲於時。清時庚子事變後，朝野竟變法，樾獨痛斥之。遊於京保間，遇丹徒趙聲，以意氣深相期許，嘗謂之曰，君爲其難，樾爲其易，遂毅然以暗殺先鋒自任。乙巳八月清廷載命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樾聞，乃懷彈要之於北京前門站，隨以登車。有頃，車動，彈不戒

而發，斃載澤之侍從數人，君亦自中彈死車上。

六二

人之死生亦大矣哉！蓋生必有勝於死，然後可生。死必有勝於生，然後可死。可以生則生，可以死則死，此之謂知命，此之謂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以爲生有生人之樂，而死則無之，故欲生惡死之情，自往來於胸中而不去。則此輩之生如秋蟬，死若朝菌者，可無足怪矣。若夫號稱知命之英雄，向人則曰，我不流血誰流血，此即我不死誰死之代名詞耳。及至可以流血之日，而彼則曰，我留此身將有所待。待之又久，而此身或病死或他故而死，吾知其將死之際，未有不心灰意冷，勃發天良，直悔前言之不踐，與其今日死不如昔日之不生也。然悔之何及，徒益悲傷耳。此吾之所爲有鑒於此，而不敢不從速自圖焉。亦以內顧藐躬，素非強壯，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間，與其悔之他時，不如圖之此日。抑或蒼蒼天有報，償我以名譽於千秋。則我身之可以腐滅者，自歸於腐滅。而不可以腐滅者，自不腐滅耳。夫可以腐滅者體質，而不可以腐滅者精靈。體質爲小我，精靈爲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權其大小輕重以從事乎？而况奴隸以生，何如不奴隸而死，以吾一身，而爲我漢族倡，奴隸之首，其功不亦偉耶？此吾爲一己計，固不得不出此，卽爲吾漢族計，亦不得不出此，吾決矣，子將何如？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卽不爲漢族計，亦獨不爲己計乎？子自思身材之短小，體氣之柔弱，精神之欠缺，飲食之簡少，且衛生之不講，心境之不寬，勞苦之不耐，疾病之時至，非較吾爲尤甚乎？吾竊不遜，若子能壽年一百，吾卽能壽年一百一十。吾今自思不過得壽四五十，子可作比例觀。且子多壽，有何所用。雖如彭祖，亦不過飲食衣服之較多於人，而况子非其比。勢不得不爲一己計，則當捐現在之有限歲月，而求將來之無限榮榮。且也，以個人性命之犧牲，而爲鐵血強權之首倡，此爲一己之計，卽所以爲漢族計也。非一舉而兩得乎。子其三覆思之。如以吾言爲然，則請爲子畫善死之策。如以爲否，則請留此書於臨死之日，再一閱之，以證吾之見地如何。

暗殺時代自序

吳 棫

予生八年卽失母，惟二兄撫養之。數年兄亡，予父棄官爲買。至是迫於家計，不得安居，復奔走風塵間，集所得以爲予弟兄教養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歲歲疲於童試，年二十始不復以八股爲事，日惟誦古文辭，有勸予應試者，輒拒之。年二十三，自念親老家貧，里處終無所事，乃飄然游吳。不遇，遂北上。斯時所與交游者，非官卽幕，自不禁怦怦然動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鄉某君之勸，考入學堂肄業。於是得出身派教習之思想，時往來於胸中，豈復知朝廷爲異族，而此身日在奴隸叢中耶？然又年秋，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軍一書，三讀不置。適其時奉天被佔，各報驚傳，至是而知家國危亡之在邇，舉昔卑污之思想，一變而新之。然於朝廷之爲異族與否，仍不在意念中也。適時某君又假予以清議報，閱未終編，而作者之主義，卽化爲我之主義矣。日日言立憲，日日望立憲，向人則曰：西后之誤國，今皇之聖明。人有非康梁者，遇則排斥之，卽自問亦信梁氏之說之登我於彼岸也。又逾時，得閱中國白話報、警鐘報，自由血，孫逸仙，新廣東，新湖南，廣長舌，攘書，警世鐘，近世中國祕史，黃帝魂等書，於是思想又一變，而主義隨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說，幾誤我矣。夫梁氏之爲滿曾游說，有革命之思想者，皆能詳言之，無俟我曉曉矣。然予恨梁氏之說之幾以誤我者，其誤我同胞，當不止千萬也。予願同胞，寧爲夢夢不醒之漢族愚民，而不爲半睡半醒之滿州走狗。蓋夢夢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雖認賊作父，亦苦於不自知，一旦夢醒，究末有不欲殺盡逆賊而復九世之仇也。若半睡半醒之滿奴，名則以瑪志尼加富爾自居，實則吳三桂洪承疇之不若，甚至欲遂一己之私心，甘作同胞公敵。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則彼積羞怒而成仇，遂不惜強詞以奪理，昌言曰：國朝之制，滿漢平等，又曰：滿漢之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又曰：今皇仁聖，不惜犧牲己位，以立憲政。此等云云，蓋欲斷送漢族永無自立一日，而爲滿洲謀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予於是念念欲殺盡

此輩。然此輩皆漢人也，皆漢人而爲滿酋之奴隸也。滿酋之使此輩爲奴隸，甘害同胞，以利異族，則滿酋之手段，不亦甚毒矣。雖然此輩爲奴隸者，滿酋造奴隸者，不清其源，而絕其流，又烏乎可？予於是念念在排滿。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爲因，革命爲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爲，革命非羣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予遍求滿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則奴漢族者，一則亡漢族者，奴漢族者在今日，亡漢族者在將來。奴漢族者，非那拉淫婦而何？亡漢族者，非鐵良逆賊而何？殺那拉淫婦難，殺鐵良逆賊易。殺那拉淫婦，其利在今日，殺鐵良逆賊，其利在將來。殺那拉淫婦，去其主動力，殺鐵良逆賊，去其助動力，主動力無盡，而助動力有盡，予於是念念在殺鐵良。然此念雖立，其如徒手無具何？勢不得不稍俟時日。逾時有萬福華刺王之春案出，又逾時忽有刺客某刺鐵良逆賊未成而遁，並有王漢謀刺鐵良逆賊未遂而先自盡之報。此三者者，其志可嘉，其風可慕。然予不能不爲之抱憾者，蓋以萬子之刺術固疏，而所指之事，亦不過曰聯俄之主義而已。夫以聯俄之主義爲非，則所是必在聯日。聯俄主之滿洲，聯日亦主之滿洲，滿洲既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試問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隸之籍則已，苟欲去之，則必先事排滿，而排外非所計也。若刺客某，則又不免失之於怯，雖其目的較萬子爲善，而於生死關頭，又不若萬子之分明矣。若王子心有餘而智不足，雖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然於事實上，不免失之一籌。使於順德失望時，即起身來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即不遇，亦可將鐵良同類之人一刺之，以爲代價，則王子不虛死矣。雖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有數月。（此志偶於友人某君前言之，計在萬福華事以前數月。）王子復先我而行之，雖其不成，亦足見王子之志與我同也。王子有靈，當不使我復蹈萬子之轍。今者，予之槍具，已自日本購來，其遲遲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務未清，二因其人受再次之驚，家居多所防備，擬緩數月，觀其動靜，然後就道。斯時友人某君知予之志，遂勸余筆之於書，以遺後世，以釋人惑。予自惟素不能文，即強爲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動人觀聽。且以我心之所求者

，在實事而不在于虛文，使來者皆事虛文，恐實事終無可成之日，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爲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爲有濟也。然一念萬王二子之後，竟未聞有接踵而興者，則予當此發軔之始，似不宜不有所觀感於同胞矣。今積邇來之所見，並信札之有關於此者，亦連類及之，綴爲若干篇，名曰暗殺時代。是爲序。

赴義前別妻書

林覺民

林覺民，字意洞，閩縣人，能文章，富詞藻，性簡樸不華，而氣象儼然。留學日本時，加入同盟會，辛亥廣州之役，運籌甚力，於赴廣州之途次，嘗語同志曰：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必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唯一手段，特畏首畏尾，不能割斷家庭情愛耳。今試以我論，家非不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耶？顧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此雖木石，亦當爲我墮淚，況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尙不醒者，吾決不信也。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甯有憾哉！

既抵廣州，遂赴義，被執不屈死，時年二十五。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尙爲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爲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

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其使吾先死也，無甯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吾甯請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天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迴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屋，爲吾與汝雙栖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至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迴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乎！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中國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我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圓，則較死爲尤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敬其以父志爲志，則我死後，尙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

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尙依依傍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爲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担

憂，的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切，所以爲汝體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尙有萬千，汝可以摹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爲幸。

赴義前別父書

方聲洞

方聲洞，字子明，侯官人，世家子也。嘗留學日本，值俄警頻聞，邊境騷然，憤而與同志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期赴國難。後因解散，志不得伸，乃逢人痛論國事，謂非顛覆滿清改建共和，則吾人終無安枕之日。及總理赴日組織同盟會，深相投契，與兄姊妻嫂皆相繼加盟焉。總理因任之爲同盟會福建支部長，聲氣相感，閩人之附義者亦特多。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自領一隊進攻督署，事敗死之，時年二十六。

父親大人膝下，跪稟者，此爲兒最後親筆之稟。此稟果到家，則兒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兒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稟告大人，實爲大罪，故臨死特將其就死之原因，爲大人陳之。竊自滿洲人關以來，凌辱我漢人，無所不至。迄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目前。滿洲政府，猶不願實心改良政治，以圖強盛。僅以預備立憲之空名，炫惑內外之觀聽。必欲斷送漢人土地於外人，然後始大快於其心。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兒蓄此志已久，祇以時機未至，故隱忍未發。邇者，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撲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祇以大人愛兒者，故臨死不敢不爲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爲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

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爲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祇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卽爲身家計，亦不能不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極力飄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卽所謂保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國之人，皆爲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地下矣。惟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爲大人分憂，甚爲抱憾。幸有壽兄及諸孫在側，兒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後，切不可過於傷心，以礙福體，則兒罪更大矣。幸諒之。茲付上致穎媳信一通，俟其到漢時面交。並祈得書時，卽遣人赴日本接其歸國，因彼一人在東，無人照料，種種不妥也。如能早歸下以盡子媳之職，或能輕兒不孝之罪。臨死不盡所言。惟祈大人善保玉體，以慰兒於地下。旭孫將成人，乞善導其愛國之精神，以爲將來報仇也。臨書不勝企禱之至。敬請萬福金安。兒聲洞赴義日前一日稟於廣州城。

辛亥廣州赴義前別兄書

李 晚

李晚字晚君雲浮人。家貧，赴香港習車衣業，餒聞總理革命言論，遂加入同盟會。辛亥歲，從黃興在港籌劃，謀刻期入廣州舉事。事洩，各路黨員多欲解散，以待再舉。晚與興皆堅持不可，謂吾輩此行，早置生命不顧，任其事而懼死，非丈夫也。今明知無濟，祇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爲犧牲，庶足以振聾發聵，使國民皆知救國之義，而與我同情，收效必不遠。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同攻督署，力戰而殉，時年三十有八。

敬復者，昨天說及去年余妻區氏與甥往南洋訪弟，適因歸國，兩不相遇。弟此次理應返鄉一行，但軍情緊急，不出三日，兄便知矣。此行成敗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今明知無濟，祇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爲犧牲，推倒滿清，建設中華民國。事成，則漢族光明，敗或身殉，願毋我念。懇兄代告余妻區氏一

言，苦守韜兒，他日繼父之志，幸毋忘之。此別。辛亥三月二十八夕弟晚發。

江左用兵記自序

林述慶

林述慶，字頌亭，閩侯人。初爲清第九鎮營官，有志革命。武昌起義，在鎮江獨立，合浙滬諸軍攻南京，克之。後解甲留北京，爲袁世凱所忌，民國二年先宋教仁被刺日暴卒。

自權利競爭等說行，學士大夫，遂棄其數千年固有之道德節義而從事焉。其究也，凡競爭權利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極。一事以生也，遲迴審顧，惟一己權利是衡，公然視道德節義若無有，又不憚百出其競爭權利之私。於是乎飭邪行，文姦言，結朋黨，淆亂黑白，顛倒是非，使一時豪俊游於刃之彀中，而莫之與辨，此非世道人心之巨變也哉？嗚呼！吾爲此懼。當京漢舉義，建業負隅，風潮洶湧，全局震動，賴蘇浙聯軍之聲威頓壯。自十月初二日進攻，十二日城克。其間血戰經旬，無權利競爭之可言。惟友愛之聯軍，具道德節義之操，相與肉薄堅城之下而已耳。迨至事定，一二不顧道德節義者起，翻是爲非，變白爲黑。遂致此十日戰爭真況，混淆莫知其究竟。不佞因彙述所躬歷目睹者一一記之。一字一句，皆從良知寫出。若故事鋪張，稍涉詐僞，天地神人，實共棄之。凡中間所與同謀諸君子，惟趙君伯先，陶君樸青，楊君詢珂，林君景甫，先已成名以去，餘多執政於今日。如覽斯記，有出入之言，深望嚴詞呵責，糾正其妄。至蘇浙聯軍，戰績卓著，記中敘述頗簡。非掠美攘功，實以斯記僅限不佞個人躬歷目睹者。若妄加揣度，反獲失實之罪，是不敢也。嗟呼，破壞已終，建設方始，民國前途，儼然尙不知其終極，何忍斷斷焉追述往事以聒人。蓋深恐蔑棄道德節義之夫，中權利競爭之說，飭邪行，文姦言，結朋黨，而謂可以掩盡天下之目，箝盡天下之口。自欺欺人，使真是真非，終不明於世。不佞因記所躬歷之境，所目睹之事，以存之。或亦當世君子之所許乎。

別鄧澤如書

黃興

黃興字克強，善化人。始在湖南謀革命，長沙之役，萍醴之役，皆所發動。及後追隨總理，同盟會成立，任庶務長，勇於負責。嗣歸國舉義，屢蹶屢起，欽廉河口，鎮南關，廣州諸役，尤著戰功。辛亥武昌發難，及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歷任大元帥，副元帥，陸軍都長。政府北遷，任南京留守。二年，袁世凱刺宋案起，至南京舉兵討袁，事敗走海外。袁世凱帝制事起，歸國力持正義。五年十月卒，年四十四歲。

事冗，未獲時通音問，罪甚罪甚。本日親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項清冊，雖細數亦有登記。當先寄呈公埠宣布，次荷屬，次南北美洲各埠。無論成敗，俾共曉然於此次之款，涓滴歸公。弟等不才，預備或有未周，用途即因之不當，負咎殊深。所冀漢族有幸，一舉獲捷。否雖寸磔吾軀，亦不足以蔽罪。惟此心公明。足以對諸公耳。

絕命書

鍾明光

鍾明光，字達權，興甯人。家貧性孝，棄學就商，後謀革命，常以辛亥光復不能澈底為憾。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炸龍濟光於廣州，龍傷足，死衛隊十七人。明光被捕，翌日以懲刑凌遲死，時年三十五。

嗟呼，茫茫大陸，頓成澤國，浩浩神州，斷送東夷，錦繡河山，竟亡袁氏之手，千秋領土，喪盡一紙空文。痛彼國賊，甘為城下之盟。哀我同胞，竟如牛馬之賤。弔民伐罪，湯武尚誅暴民之桀紂。締造共和，先烈曾流熱血以救民。茲我中原黃裔，不少愛國之將士。五族同胞，豈乏鐵血之男兒。際此眾叛親離，袁賊之

勢既孤，人心未死，大局尙屬可圖。同爲五族之民，共興討賊之義。速振義旗，掃除妖孽。母任國賊盤據，噬臍莫及。勸我同志速進，急起勿忘。倘今振臂一呼，雲合而響應。欲免爲波瀾高麗之慘禍者，在此一舉。同舟共濟，毋忘雪恥之心。臥薪嘗膽，共誓報讎之志。是則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無憾矣。我同胞勗哉。

致四弟秩如書

朱大符

朱大符，字執信，蕭山人。幼敏慧勤學；乙巳入同盟會，於民報多所撰述。戊申廣州之役，庚戌廣州新軍之役，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均居中策劃，並實行。中華革命黨時期，奉總理命謀粵，龍濟光嚴譴之。民國八九年在建設雜誌爲文，影響甚大，現輯爲朱執信集。

四弟寬；前致數言，想已達。此次歸粵，竟無往晤舅舅及彥平之暇。明日又當赴外縣，風雲靡定，遂此漂忽。交臂無從爲面言，殊所歎也。不面弟復近二年，三妹又隨君直之任陽江矣，不知何時始得一堂爲樂，今且圖殺敵自娛而已。軍中較處家宅爲安全，向來戰死者，視在家被殺者少，可知也。陸士衡所謂有惡而必得，有愛而必失者，吾儕正當念此言也。又先人初無他貽留，惟此耿介之性，實賦諸我，儻覩顏苟活，豈不有忝於祖。如聞若敖鬼飯，則兄娶婦十年，三育皆女，縱保此生，何可必其有後乎。此意願弟正之。